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五

蘇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崑山縣知縣清張焯同梓門人歸有

說

體仁說

○天地太和元氣氤氳氤氳盈滿宇內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萬物血脉相貫克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

○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克鬱薰蒸

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養吾仁

○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斂處便是陰仁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過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

○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箇心來治此心却是別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迫何緣生物

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
○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箇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

○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

○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慧學須涵養本原

新考卷五
○窮理所以開天聰明支離以求之是自鑿破混沌也

○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其間實無二體譬若百果纍纍總是大樹生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間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

○持敬易間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不鑒臨奚待想像也日月照臨如目斯覩風霆流行如息相响今吾一呼一吸未嘗不與大化通也是故一念善上帝必知之一念不善上帝必知

之天命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嘗防未萌之惡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爲有靈也

○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是作偽也

○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罕能覩其純全若

只據已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
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爲我聰明庶
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

○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別有一物在氣爲主只就氣
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
則理之本體然也通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克塞流
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
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
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爲隨在而異名耳本體更
無餘二也

○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未如之何斯乃
氣強而理弱乎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
其能如此皆氣爲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
滯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

○夫理冲漠無朕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渾淪惟
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故可分愈分
則愈雜美惡分若有萬不齊矣

○理氣合則一違則二春氣氤氳盎乎其和此天地
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此天地之義也何處
分別是理是氣春宜溫厚而弗溫厚秋宜嚴凝而

弗嚴凝此非理該如此乃是氣過不及弗能如此
孟子曰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
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
違仁判為兩物弗復合一所謂違則二也

○或問孝之根原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
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得便會
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
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
以生也故惻怛慈愛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
也

○萬物出於五行五行一氣所分也萬物出於五常
理一而已何以亦分為五邪或曰理不可分木之
氣合此理而為仁金之氣合此理而為義因氣而
分也曰五常者非他五行之理也雜氣而言之無
乃混而無別乎或曰木得此理為仁金得此理為
義曰然則理空虛無一物因氣旋生此五者出來
或曰木之理曰仁金之理曰義曰然則一理包此
五者五行各得理之一偏請問如之何曰只是一
理在木為仁在金為義或曰一理之發在子為孝
在臣為忠其分殊也五常乃未發之理其本亦殊

邪曰五行之靜氣亦各異故嘗爲之說曰理具於氣未發則五行通體而總爲五常已發則五行異用而散爲萬行孝出於仁忠出於義脉絡固相貫也

○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志不懇篤工夫散漫無成

○禮主於敬讓其心聳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斯稱今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直行已意而已此乃客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

○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功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箇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處皆善念矣

○天地定位各止其所氣交而和萬物乃生男女者陰陽之大義也和氣濫則爲淫氣狃欲忘返何以異於禽獸之雌雄牝牡相逐哉嗚呼世俗以男女之交本起於慾其別乃聖人立此以防故閨門之隱牀第之安天命至此每易缺陷詩首關雎其勸深矣

○聖賢冲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入欲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性中元無俱從軀殼上起穢我靈臺衆欲不行天理自見

○德性之知意味與聞見之知迥別識得此理涵泳默體諸已然後意味深長

○抗志高明超然如鸞鳳翔於天表一爲富貴所縛栖栖籠中之鳥俛首受制於人矣

○樸素恬淡其近道矣乎世味漸濃人偽薰灼盡鑠其天真矣

○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

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能自善其發爲善皆氣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爲善而不能盡善性卽太極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稟合下便有清濁厚薄濁則遮蔽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善來性惟本善故除却氣質不善便純是善性惟不能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充其良知良能也

○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

只因氣質反了這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

○吾性元是聖人只被氣質自害學而弗至於聖却是隨氣質所使志反聽命於氣也

○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汙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習久之本體渾然是善

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

○一理散為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

○虛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為豈有靈也氣之查滓滯而為形其精英為神虛通靈爽能妙是理為主氣得其統攝理亦因是光明不蔽變化無方矣

○或窮孝之節目曰俱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晝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弗安置豈能自安既寢而興便思問候父母安否皆出於吾心至

愛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却是分本末作兩段事天理合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為私意蔽隔常培根原又就節目上窮究到根原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蔽隔天理常流通矣

○人各私其私天地間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完養厥德盎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愷悌相與舉先王仁政行之悉破群私合為天下大公

○天子當常以上帝之心為心興一善念上帝用休而慶祥集焉興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

應昭昭也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却似舉一大者來嚇人君蓋未迪知帝命也

○人君尊師重傅而其大臣推賢讓能上下習而成風穆乎唐虞氣象

○治天下須見得大規模又識其先後次第迺可以言治

○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邪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邪君恭已於

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治天下者當以公天下爲心然後能盡用天下之善人君謙虛聽納於上博謀諸群臣以及庶民延見天下民牧命內外之官各不憚屈已以務咨訪轉聞於上求天下之賢者集於朝俾之朝夕講求天下之事燦然畢陳然後兼總條貫畫爲科品次第施行

○眇哉人形固與萬物蠢蠢者同生也而魏乎與天地並立良由禽獸厥心蠢蠢塞人心虛靈能全得這道理若虛靈者暗塞背却道理營營軀殼之私天君之尊逐物奔放清明之都邪穢汙濁填滿則是天地間生出能思量能說話能作姦僞一箇巧於爲惡之靈蟲反不若禽獸之蠢蠢矣

○鳥兮弗可爲鳳獸兮弗可爲麟異類也人與聖人同類其形同也則其心同其心同也則其性人與聖人同也然而有弗同者聖人無欲人有欲矣謂聖人不可學自賊賊人者也然則馬胡以弗能使爲驥乎曰馬之蠢其氣弗能自變也人爲制其蹠嚙而已至靈之謂人乃亦弗能自變化其氣質邪

○學以希聖爲志則日用所講明踐履皆當求作聖之功常以此勘驗決不至陷於訓詁詞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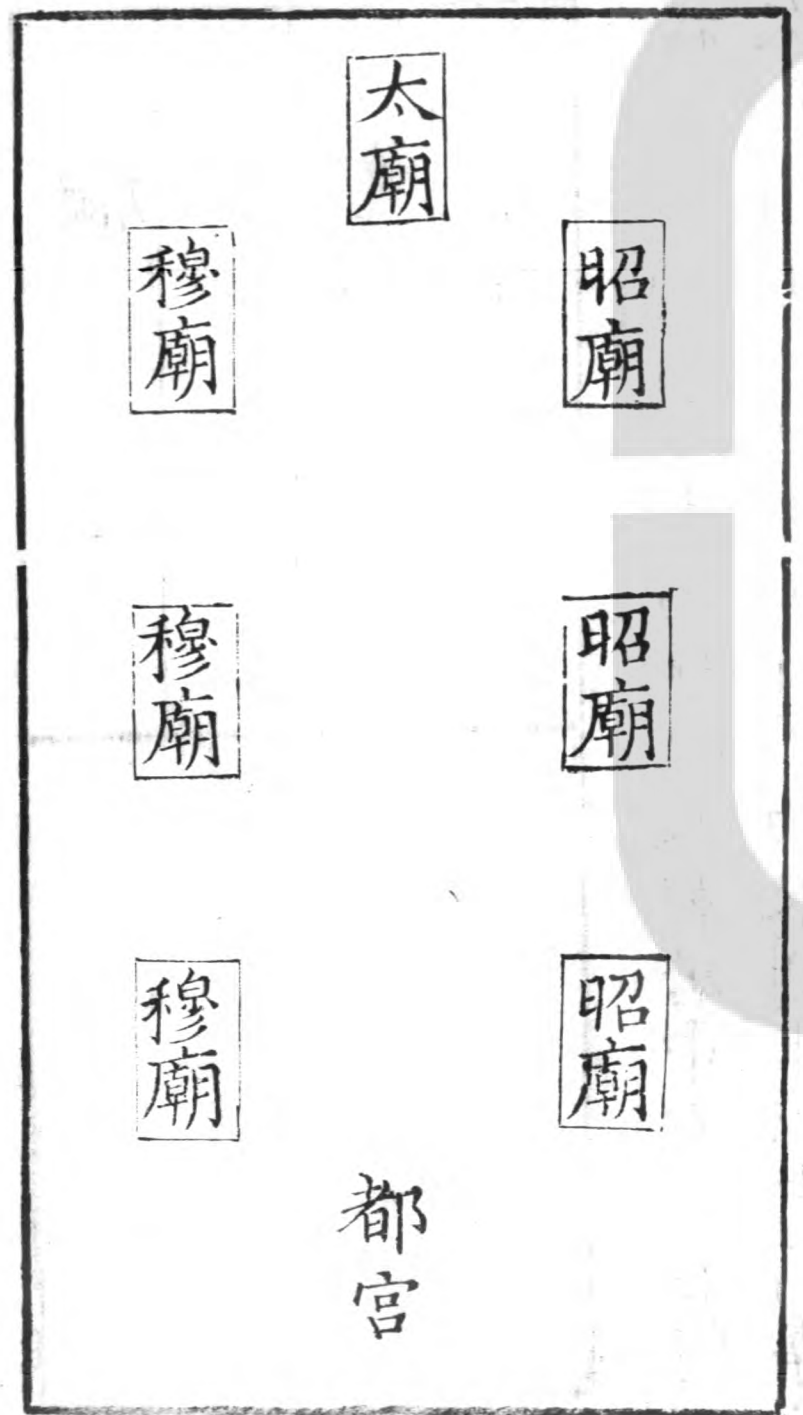
祠堂圖說

祠堂之制前爲同堂而分其後以爲四室祭位則同享於堂自曾祖而下皆統於尊而暫屈以順祖考之心祠位則各奠於室由禰而上皆得南向而有常尊以申子孫之敬室之中其東爲昭第一室又東爲昭第二室其西爲穆第一室又西爲穆第二室室各有小門昭穆既定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子孫亦以爲序易世昭主升祔則昭遷而穆不動穆主升祔則穆遷而昭不動如高祖而昭則居東第一室曾祖居西第一室祖居東第二室禰居西

第二室高祖而穆則居西第一室曾祖居東第一
 室祖居西第二室禰居東第二室春則特祀於室
 夏秋冬三時則合而享之於堂其位則統於高祖
 之尊正其南向曾祖而昭則西向而居左之第一
 位祖居右之第一位禰居左之第二位而西之第
 二位空焉曾祖而穆則東向而居右之第一位祖
 居左之第二位禰居右之第二位而東之第一位
 空焉祠位異室故昭穆但分左右而無所嫌祭位
 同堂故左右當分尊卑而有所避祠以奉神於平
 日則所申之日常多祭以禮神於一時則所屈之

時常少庶幾尊尊親親之義咸盡矣謹列數圖而
 各繫其義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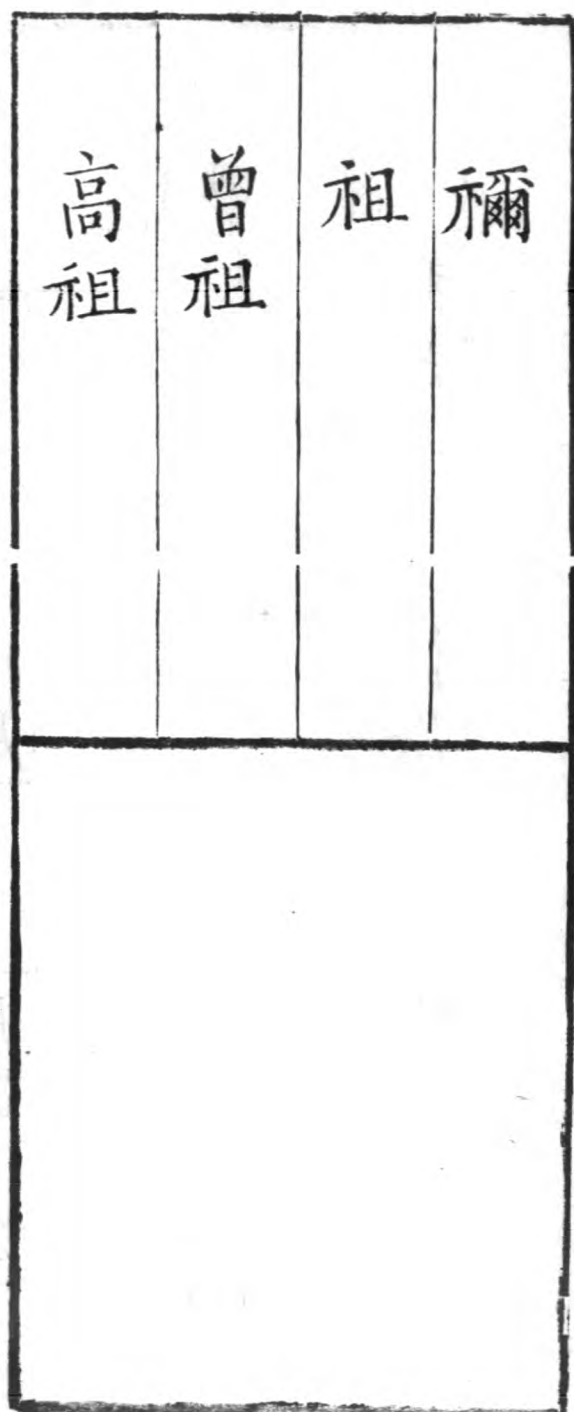
古天子七廟圖



禮記卷五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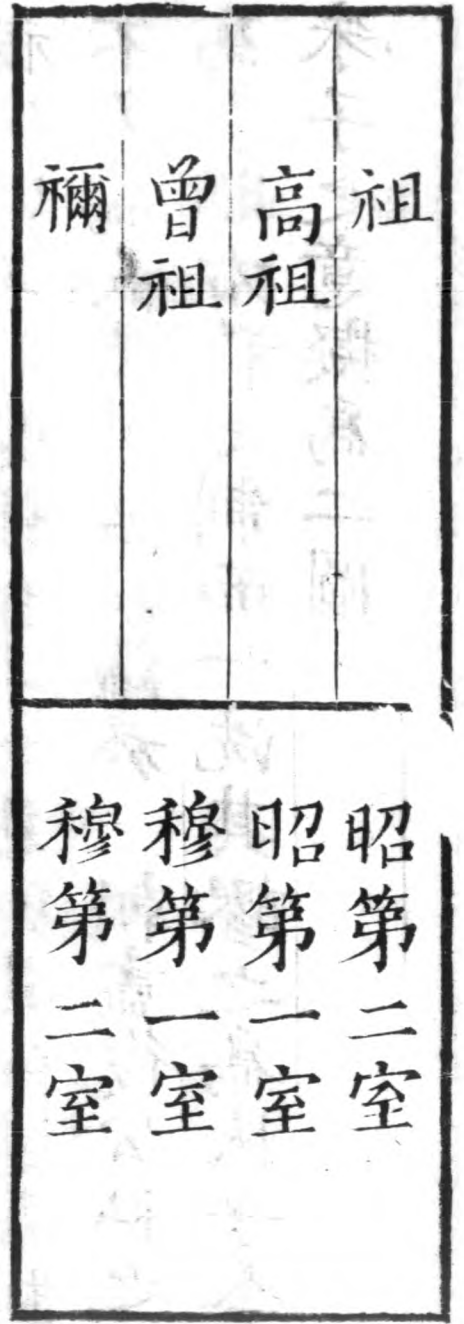
朱子祠堂圖



按古之廟制以中為尊故太廟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列今四代之位自西而東則非以中為尊矣宗廟之制辨其昭穆為先今既以西為上則昭穆之法皆不可行恐於世代難辨故鄭子上問以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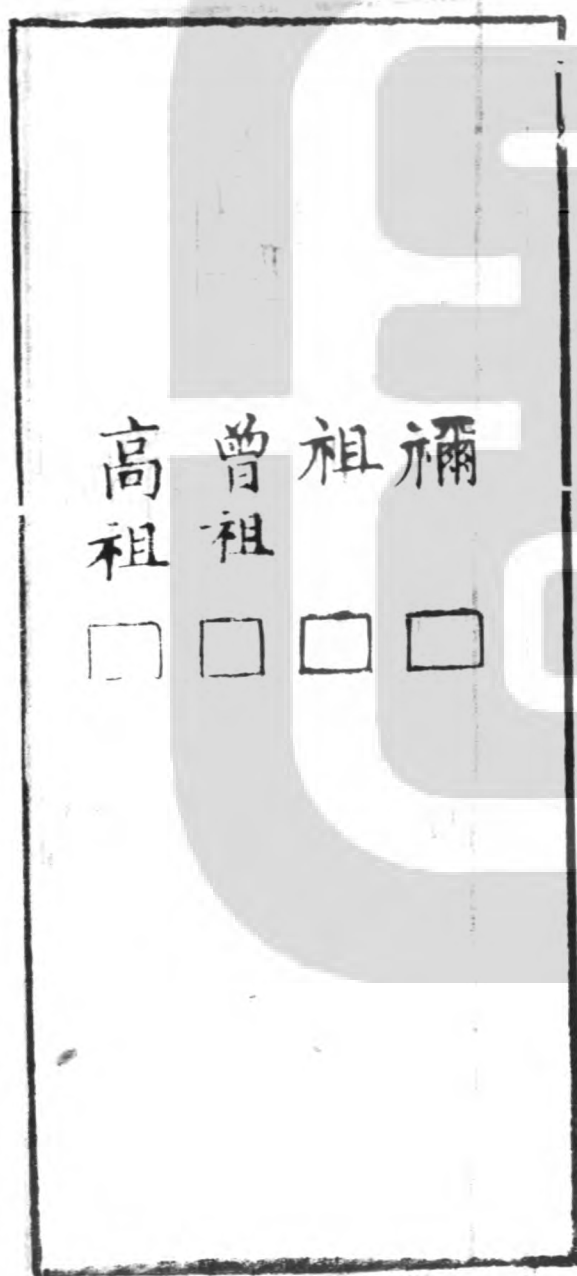
為上之制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分一有遞遷則群室皆動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為快乎今謹述朱子之意擬為二圖

或曰祠堂既序昭穆則當以左右為分今並南向何也曰此緣子孫之心以尊祖考也天子諸侯得祭其始祖故以太廟居中群廟從左右之列士庶人惟祭四代而不及始祖乃虛其中而以祖考分列左右則皆不得申其尊矣如以高祖居中曾祖而下從左右之列則於高祖尊矣而曾祖禰終亦未得申其尊也况高祖親盡則亦當遷而乃居始祖百世不祧之位其心恐亦未安則所以尊高祖者亦未為至也又况尊尊親親須當兩盡自誼而言之有高祖而後有曾祖有曾祖而後有祖有禰



其分固有尊卑也自恩而言之由禰以及其祖由祖以及曾祖高祖其情不無隆殺也若惟高祖正位祖考昭穆相向則人子終身不得以南面奉其親矣豈能安於心乎故因古禮而變之四代皆為南向以申子孫之敬祖考各居室中而不相見又得以各全其尊非惟子孫之心安而祖考之心亦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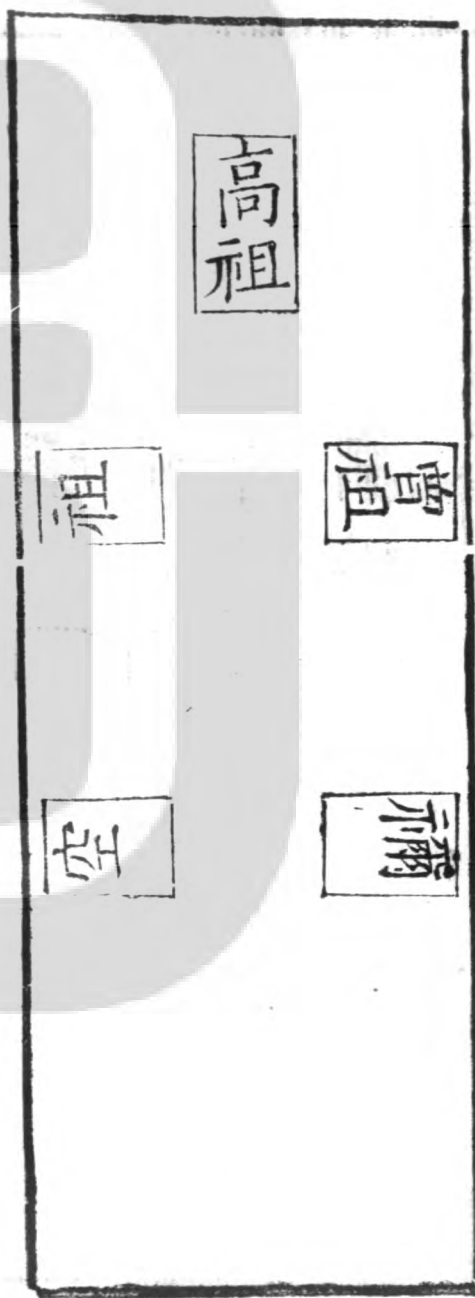
朱子祭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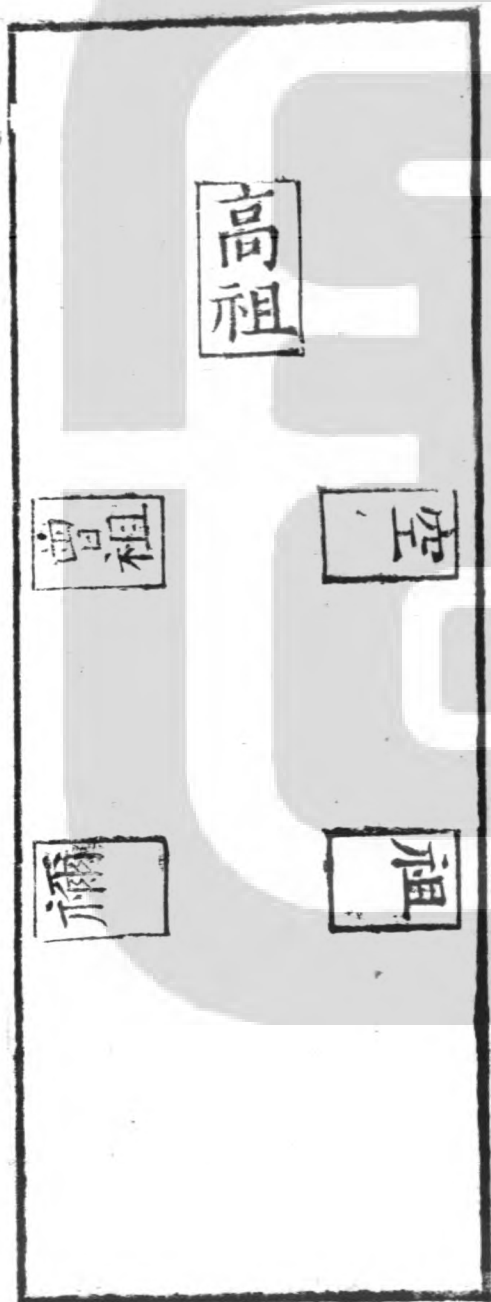
按古者禘祭於室始祖既正東向之位則群昭皆列於北牖下群穆皆列於南牖下雖父子相對而不以為嫌以有始祖之尊統之也今既莫統於尊而猶四代並列則父子祖孫相並竊惟祖考之心

必大有所不安矣子孫而以非禮禮其祖考於心豈能自安邪今放古義擬為二圖於後

高祖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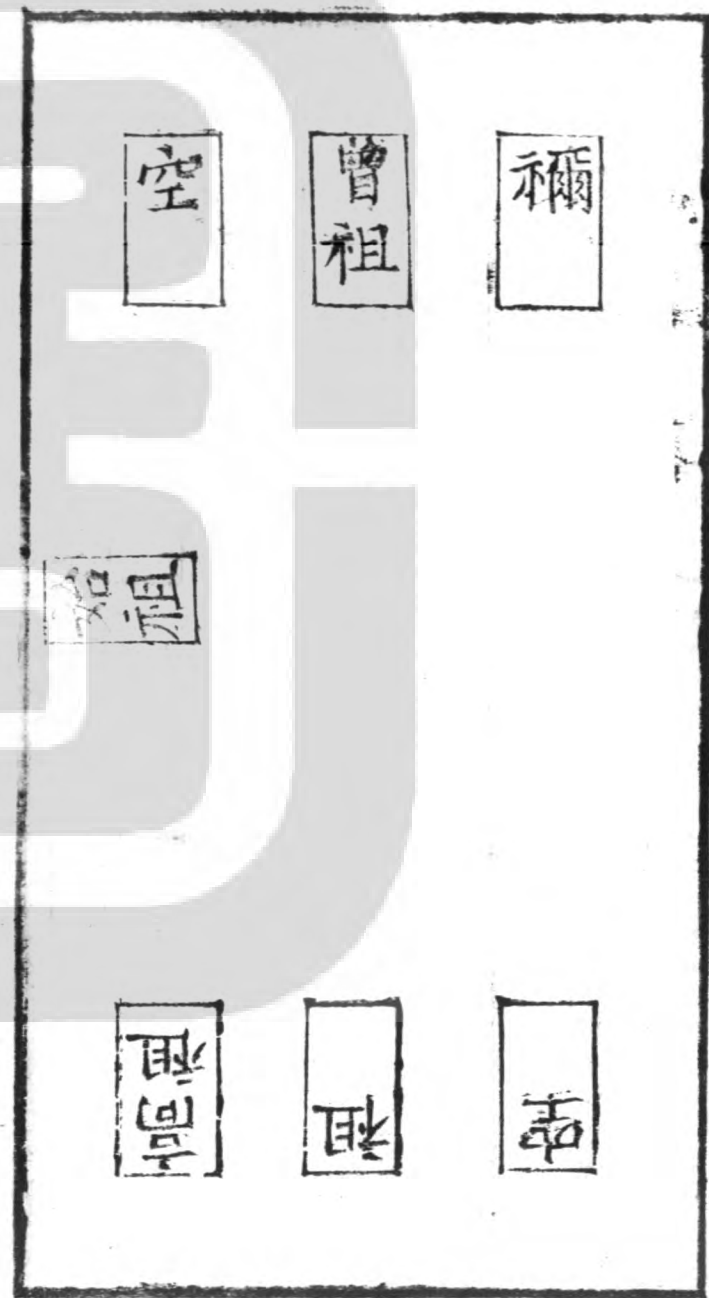
高祖昭圖



或問四代並祭必統於高祖之尊何也曰此緣祖考之心而義起之也自子孫觀之則四代皆吾之祖考自祖考觀之則其分固有尊卑不敢僭踰其尊也故必統之於高祖曾祖而下皆從昭穆之列然後祖考之心始安耳然則曾祖昭則空西之第

二位曾祖穆則空東之第一位亦有所徵乎曰徵之朱子而已矣今列其圖說於後

朱子論四時祫圖



中庸或問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禩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

地理說

蓋校葬先君子始讀地理書昏昏莫知其為何說俗師皆能眩余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則舉似堪輿家亦莫知余為何說也而見謂誕謾易曰天與水違行天文起於東南角宿而西北閭闔為天門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

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爲逆
日月五星逆天右行而成歲地理逆則氣固大逆
則氣大聚小逆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
天地通呼出順也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
逆則收藏而其機在目矣吁玄矣哉大地之脉咸
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壩屈
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
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狄其面爲
中國而其餘氣爲東夷北狄廣漠萬里龍氣麤頑
其性殺伐陰山橫亘千餘里固天所以限華夷也

控御北陲要害在此東南氣散而弱知慕禮義世
爲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其中結爲冀都
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脉若從天降
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絕龍氣天文北極
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
微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
薄弗能都矣其地表裏山河而旁多阻朝貢轉輸
弗便也後世人主垂拱無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
其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
矣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邊狄堯舜盛德遠

覆北陲皆爲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於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江會東夷爲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疊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於南誠 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而以害於漕河則障之使南且 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濟皆拂經是於天時地利人事無乃有未盡乎桑田之變碣石久淪海中中國水口不固世道升降天人固相符也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葱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脉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界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於初龍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於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於海北絡傳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古之聖神多起於東

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備其
勢必宿重兵民力坐而困矣故曰古今異宜長安
洛陽大發於周而其機起自神禹北絡中絡枝脚
連轆壅遏大河秦川乃一水壑也蘇與水鬪智則
多爲隄而功數敗神禹鑿龍門疏砥柱河乃安流
是故龍門鑿而涇灃漆沮會於渭汭入河長安始
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灑會於洛汭入河洛陽
始可都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熊耳祖龍發自
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近則嵩高爲左障然終南
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平陽左障嵩高雖迴障

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然後默
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融結非一處王氣
發久而歇又轉之他帝王有德也而與無德也而
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詩云天難忱斯不
易維王南絡大岷山爲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
乃折而北大盡於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
爲帝王都矣雖然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莫
若宅中圖大譬諸人身上游其首乎宅中其腹心
矣乎尾閭則不能運矣西南夷限山隔海莫能相
長惟宜填以恩信葱嶺以東西域諸國處於大

龍掖下以恩信懷之可以斷匈奴之右臂也天竺地脉發自崑崙之陽其左弱水界之不與中國同脉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入中國遍於四夷凡夫尊之甚於孔子要之不可爲常經終繫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眩人耳余所可及知者僅此幾於大言無當矣乃若辨五星九曜以踏龍脉審官鬼曜樂以證穴情則其術別有精微而非余所能及也

觀海說

余與客觀海問同游者所得夫何如曰胸次蕩然闊矣子盍言爾所得曰余慕夫江漢以濯之欲洗心而未能也又何得焉雖然請廣子之意君子觀於江河而知百流之小也入海而得大觀焉睨而望江河縈若帶矣其遠難極孰窮其外其深難測孰闖其下吾將以爲有涯則不見其涯然則無涯邪心之大也無中無邊混天地以爲體囿於耳目則藐乎其小不自知其大矣今吾立於海濱望洋則茫若勢若與天俱浮一色蒼蒼上下無方又曷有極邪登彼岸而望之亦且若是自古足跡所不能及則信目以爲固然又安知夫處下而觀上不

猶是邪達人之觀以神會也而遺其形彼耳目又
安能拘之邪海於天地之間其爲物大矣然誠自
夫天地之全體觀之則廢然而忘其大也物之隱
現於海巨細萬類人以其形與海絜小大乃曾不
能比其巨類之一而又何以哆然爲哉言山之高
者自地而觀之耳天之高高山頽然其下矣雖纍
萬山吾猶見其卑也今夫心其大不踰徑寸而周
天之體六合之內外卷之不盈分焉人緣軀殼以
自私七尺之形至與蠢蠢萬物者齊又安能參諸
天地邪斯可大哀也已

參字應明說

參姪學於余余問先兄命名之意曰西方有參宿
取義於茲按天文志參明則臣忠子孝遂字之曰
應明且告之曰父子君臣人道之大者也是乃天
之所命而吾所得以爲性者也爲子不孝爲臣不
忠則爲逆天之命而自滅其性矣人失其所以爲
人而違禽獸不遠矣是故學莫大於忠與孝大者
旣立而後百行從之參其勗哉

贈寬字德裕說

某邑某名其子曰寬請於邑茂才某乞余命之字

余告之曰惟大然後能寬大則包物小則爲物所包矣人知天之寬也萬物覆焉而不知天之所以寬者大故耳乾一而大包乎地之外凡物無不囿其中人心之神其大如天故能包萬物之理也某曰大哉言乎某未之前聞也敢問其次曰惟虛然後能寬虛則容物小則爲物所容矣人知地之大也萬物載焉而不知地之所以寬者虛故耳坤二而虛容乎天之氣凡物無不蓄其中人心之體其虛如地故能容萬物之理也某曰至哉言乎某今而後聞之敢問其次曰公則大私則小寬也能無私其身以公其心則所謂大者可漸學而能矣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寬也能無誘於外而中有主焉則所謂虛者可漸學而能矣蓋字之以德裕乎裕者寬而有久義荀子真積力久乃入裕之謂也某曰善哉言也茂以加矣雖有他說弗敢復請矣遂書以贈寬

顧壻芸字說

顧某季子芸頗自謹飭吾兄以其子妻之賓嘗命其字曰立之表叔李某來以告余曰善哉芸去苗間草也劉章之歌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

者鋤而去之余嘗以况克己之學且告之芸矣厥
後芸補弟子員進而游太學表叔與芸偕來請卒
受教余告之曰人非下愚孰不欲爲善而去惡也
哉善根之弗能植銳焉惟剪惡是務滅而復生其
端無窮去之弗可勝去也無亦惟是栽吾善根培
而壅之有惡則刈勿以害吾善嗟乎善惡之不兩
立也久矣匪善勝惡惡即勝善人惟善根之弗立
也而惡得以固其根驕驕桀桀惟日張皇善不復
茂矣乃哓哓訾噉人曰彼胡得爲惡噫天下之能
立苗者寡矣視已之田蕪穢不治乃舍而芸人之

田雖曰不愛莠而自害其苗吾弗信也表叔曰吾
老於農知則莫我若雖然吾藝吾苗於田曷嘗藝
莠而莠常亂吾苗吾不知彼胡然而生也曰信乎
苗生有種嘉穀之熟也農善其種而藏之及春而
播厥種其擇之也惟精苗未蕤蕤而莠茁然而長
矣彼得水土之氣則生豈待種乎農惰弗力去遺
種在田旣其來歲且盈畝矣謂芸曰善有種汝知
之乎對曰未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斯降
自上帝者也惡本無種汝知之乎對曰未也是生
於物欲吾性無之惡生而弗去伏藏於心遂畱厥

種他日遇物則發延蔓無窮矣請問如之何曰恒存汝心善根自固惡根自消隨事省察而克治焉善之萌芽暢使條達惡之萌芽剪滅俾無餘焉毋俾之盛盛難圖也表叔曰吾不學聞子之言吾心有戚戚焉曰政惟人性皆善耳然則人何以爲惡斯易爲善斯難曰人自莫肯用力耳吾苟欲爲善何善不可爲苟不欲爲惡何惡不可去哉聞之天下有不可長之苗與曰無之孰謂天下有終不可去之莠邪芸謹對曰命之矣今而後其曷敢不自力

鄭壻若曾字說

鄭壻若曾厥字伯魯孔子道之宗也其徒三千傳道者顏曾氏而止耳顏也如愚曾也以魯而聰明材藝者弗與焉豈非用心於內邪天地氣化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僞君子之學涵養本原凝定深厚然後能開天聰明支離以求之弊弊焉役聰明以徇外是自鑿破混沌也余嘗觀物而有感矣方草木之勾萌鬱然有塞意久則華盛而實繁漏泄太早未有不先萎者也喟然嘆曰人之學何以異於是哉篤實者光輝浮躁者淺露若曾其默

識之棄爾小慧毋分爾志勿內不足而急人知悉
斷外誘葆爾真純則曾之魯乃可幾也

從子希明字說

從子希明加布於首請字於賓命之曰誠甫季父
顧余曰爾盍勗諸對曰唯乃告之曰而學以變氣
質也愚也希至於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自
誠明者聖希天也自明誠者賢希聖也由愚而明
士所以希賢也而幼也蒙今長神識日以發矣志
向於善則開聖賢知見而日進於明志弗向於善
則開愚不肖知見而日淪於闇爾尚敬之哉請益

曰辨惑則明孰辨曰嗜欲之迷人也惟食與色惑
則敗德喪身而能辨之勿近可欲弗以亂爾心庶
幾明也已矣庶幾誠也已矣

定余氏三子字說

休字德弘起於乃父存日雖於休義未切而甚切
於休之身程伯子云西銘言弘之道於乎民吾同
胞也矧於親同胞乎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
令兄弟交相爲瘡傳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休也思父母之大德忘
兄弟之小怨其仁已乎休乎休乎吾父不見汝而

倦倦汝思汝能信受吾言否乎煥字德中乃父已
弗知之矣外舅實命之煥義未切吾更字之曰德
潛蓋歸請於外舅而易之煥乎煥乎豈有不篤實
於內而外輝光者乎汝當沉潛用功昔者學問之
日淺若真所謂鹵莽而耕之者矣曰然若真所謂
滅裂而耘之者矣曰然汝今改是立身揚名以顯
父母煇七歲而孤今亦既受室矣而字未加煇本
俗書於義無所取已孤不當更名吾以義起之造
化消息盈虛其道密微吾舉物理况汝火旺於夏
其燄也不揚火囚於冬其燄也反烈物禁太甚故
造化乘除其間火老陽也亢則爲虐過剛也夫故
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又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
煇乎煇乎字汝以德叔吾願汝之退藏也而弗願
汝之輕躁也吾願汝之巽伏也而弗願汝之露揚
也以吾與汝通家之故汝雖未得見吾固當知有
吾其敬聽長者之言毋忽

贈唐一麀

一麀旣冠來謁告之曰願爾篤志賢何人也聖何
人也希之則是又告曰願汝強力開汝天牖塞汝
入竇正道是迪申告之曰願汝純德照徹暗塞塵

新考卷三
垢蕩滌深造聖域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五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六

蘇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崑山縣知縣清河張焯同梓門人歸有光編次

序

周禮沿革傳序

夫周官何爲者也聖人代天而立也爲生民開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孰重格王爲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萬目次第以舉三百

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焉聖人之心
何心也醇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固有
仁也故其法天下爲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
故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
善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
便安命之曰法肆一人於民上天乎爲民立君之
意荒矣後有作者莫知其朔迺規規襲秦故常創
業甫定與民休息哉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
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雄才未能或之度越
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

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太平之典曷
日其興邪天將有待邪古經簡奧儒者頗爲發明
校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僭爲沿革傳推古
可行於今吁迂遠而闕於事情與都乃言可底績
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 皇先公厥心迺克正

事敢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 皇尚

作聖毋或自聖德之下衰久矣 皇卓有立曰

予一念公對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一
民弗獲其所恫瘝予身丕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
德弗類終身惟耻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

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惟耆老成人是詢惟法家
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其彙於 朝曰汝其
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 祖宗黎民茲惟太
平之基

六書精蘊序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閔位
強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
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
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
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

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
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
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
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
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
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
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
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
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
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

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輔桀者也校嘗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三代而下又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

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師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盤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也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於樸毋或瑇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禮記纂言序

六經聖人親所刪定秦人燔之禮樂二籍俄空焉
世惟周官儀禮厯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
戴記列於五經純駁班如也註疏又頗傳以緯學
經世之誼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說而已耳
朱子嘗修正三禮未就惟吳氏纂言倫類明整稽
合諸儒異同厥功博哉而世鮮有傳者豈天未興
斯文與曷絕之易而續之孔艱也雖然後有作者
稽古立制興世太平茲書雖匪盡出孔氏固周官
儀禮之翼也文獻斯存殆將由是乎考法千古之
闕典可舉而行也君子之於禮蓋沒身焉學者弗
及見古全書幸而此編尚在庶有格言詎可暫而
舍諸如用於世且將執此以往矧亡者禮之數也
其不亡者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根心所發也蔽
以一言曰毋不敬茲書開卷全經之體要具焉其
可忽諸寧國守胡君東臯爰刻是書嘉與四方士
共之屬校題諸簡末先王之典墜地也久矣庸詎
知天之不欲興斯文也而以是爲之兆與君守郡
適倥傯多故時乃能崇尚經術其爲政知所先務
哉

朱氏遺書序

六經傳道之書也訓詁而已耳漢儒之所以陋也
辭章而已耳唐儒之所以衰也迪知允蹈克之爲
聖學焉達之爲王道焉宋儒之所以盛也六經至
朱子而大明世之學者咸知誦法朱子雖然其講
明也過多其踐履也過少後儒之所以支離也或
乃入耳出口而未嘗反求諸躬假途以干祿立門
戶以要名而朱子之志荒矣道喪於多岐舍旃而
求捷徑逃儒而入於釋者也害則滋甚校始讀朱
子語類文集二書歎其廣博浩繁茫無際涯久而
見其提挈綱維闡發精蘊有確乎其簡易者然後
知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條列萬餘而其本惟一
焉耳逝流而窮其源歛華而就於實斯固朱子所
望於後學者也輒不自量爰取二書刻其統紀條
貫深切而著明者輯爲朱氏遺書雖未足以得古
人之全體然於聖學之階梯王道之權輿亦畧具
矣學者惟毋以糟粕視之則古人之不可傳者庶
乎其猶有傳也

廣東鄉試錄序

代考試官作

惟

皇御極萬邦咸慶作曰天其將啓堯舜之治乎元年天下大比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謝珊謀于左布政使王子言按察使汪鏞等曰貢舉大事也矧逢景運惟茲海濱黎獻共臣其慎擇舉者爰先期聘四方文學既而巡按監察御史涂敬受

命來代監蒞厥事曰予其輟他務虛中以治之維時總督右都御史張嶺總鎮太監韓慶總兵撫寧侯朱麟暨提督副都御史聶賢咸贊襄曰予其經武俾文教聿興市舶監丞解銘審錄寺副汪和亦與贊焉及期御史敬颺於衆曰惟古賓賢暨能惟今稽

古其毋顯文藝乃請教授應奎黃文雍曰其綜文衡汰厥浮華惟實彥是登教諭周天錫張琦萬楷林文炳訓導黃珠陳思順鄭復曰其分閱五經文必根於道毋尚枝葉時提調右布政使章極左叅政周用以舊服正法度監試副使陳祥僉事李中糾弗共者肅以常刑叅議徐度孫懋副使胡訓王大用胡璉僉事王宗源汪克章沈炤減相施儒都指揮甯漳李漳等咸協心於外以胥有濟遂合提學副使魏校所簡士三試之拔其尤七十有五入導

制額也錄成獻於

朝奎當序諸首簡竊嘗聞之古者學校教民其德六
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
六曰禮樂射御書數皆實學也貢舉之制始於族
師閭胥月書其行而終於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
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
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惟今鄉試有
錄殆古賢能之書也雖然奎初不知諸生誰氏所
校者一時之文耳道德行藝無得而稽焉其賢其
能未知與古奚若文則燦然盛矣有稱道德者有

談仁義者有及性與天道者視古閭胥所書敬敏
任恤族師所書孝弟睦婣有學若陞小焉然皆紙
上語耳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諸生之言其有德者乎我不敢
知行其可信矣乎我亦不敢知惟自踐爾言乃不
負所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敢以
是爲諸生勗昔者驩堯舉共工於堯曰方鳩僝功
匪徒以言也帝猶吁而弗用曰靜言庸違今諸生

皆以言揚他日修身刑家平均天下慎毋違爾今日之言否且不容於堯舜之朝矣敢以是爲諸生戒

廣東鄉試錄後序

代考試官作

我

國家立學教民設科取士其在廣東歷五十餘科矣名公鉅儒先後相望科目與有光焉此我

皇上龍飛第一科也巡按御史涂敬等以庚之朝入院昭告于

天地神明誓公無私以進賢報

國壬之朝以出天氣清明人事整暇僉喜爲

國家得人賀謂文雍蓋序諸文雍不佞請廣其意以告多士夫道充塞宇宙何古何今何遠何邇然自三代而降人才治化何如也邈而求之三代之前人才治化又何如也宇宙之間如有大限隔議者謂今之不能爲古譬則人老而衰不能復少壯矣異哉斯言道無汙隆學有明晦茲其爲古今之別爾古之學也以實行今之學也以空言古之學也以求道今之學也以干祿士逐利誘靡然一趨於文心術旣壞故其學術益以支離而人才治化闕

然其弗振矣作新變化是誠在今不此之圖謂古不可復是未知天地之運一盛則一衰未有衰而不盛者也今

天子英哲天縱粹然堯舜之資方將稽古正學上溯精一之傳萃天下賢者於

朝交修厥德俾分教於四方以一道德以同風俗然後使民興賢出使長民使民興能入使治民則天下之民無一夫一婦不與被堯舜之澤矣此萬世一時也天下大勢西北者其原也東南者其委也天下之山皆起於西北而盡於東南天下之水皆

發於西北而會於東南廣居嶺海之間乃天地之盡氣也氣已盡而復發泄之故山川崛竒毓爲人才多發豪雋秀而能文而渾厚剛大之氣或有所不足故古之聖賢多起於中土而南粵迄今寥哉無聞豈氣之鍾於人者固有弗全邪曰否人心與天地相通山川詎能限隔至善莫如堯舜至惡莫如驕跖係其心存亡何如耳一念天德堯舜在茲一念人僞驕跖在茲常存厥心顧諟天德行著習察動皆以天毋汨以人僞是聖賢復生於今也故曰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

此心此理同也道本在我顧自諉曰弗能且上誣其君曰是何足與有爲也則亦棄人也巳文雍與諸生有一日之雅竊覩文獻之盛故於錄終進之以聖賢德業庸厚望焉若謬爲大言一則曰堯舜二則曰堯舜而其行違禽獸不遠焉則是相率而爲僞也巳文雍惡乎敢文雍惡乎敢

自京口入汴紀行

京口擊楫橫絕大江駕長風渡淮自此南北形勢分矣江淮之間厥田膏腴而多遺利若農扈得人富庶可期月而望也兩淮鹽利甚博患亦彌深今

將釐宿弊乎請法行自近始可以裕國而寬民必也爲遠圖不可不深長思矣甄琛元勰之議要皆未見周禮而有言也淮小於江不啻倍蓰而吞大河豈特智者決其爲患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後世師鯀而不師禹河患何時而平也漕河新開暫遠河患但今大河勢已趨北決溢而復故道誰能禦之漕河之憂未艾也海運期期毋講上策莫若修舉虞集故事其次法唐宋轉般

國朝設淮徐臨德通五倉尚存遺址而遺意則莫之識矣妙在通融焉耳米乏則以次轉輸米賤則隨

在廣糴貴亦時糴之以爲糴本但使漕運得人辟
召諸監倉而久其任北方復無糴麥粟倍給於軍
此法之至省至便者也唐陸宣公嘗行和糴關中
歲增百餘萬宋蔡京壞綱運東南遂不能支其利
害昭昭可考也昔者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今因漕運而逆河濟及淮三瀆之性垂及百
年今

上英才邁世赫然將大有爲天意適於此時變動自是
一機深識天人之際者莫若勸

上乘此一大機會作一大處分漢都關中文景恭儉未
嘗轉漕武帝窮奢極慾歲漕關東六百萬斛海內
虛耗昭帝恭儉一旦盡罷之

上恭儉愛民如倣古制國用之法通計國課歲入若干
國費歲出若干立一會計之書課入視

祖宗時孰增孰減費出視

祖宗時孰寡孰多立爲定格一斷以

祖宗舊制復進而考法於先王百年冗費一旦革之萬
姓誰不歌舞

聖德漢昭盡罷漕運未足多也京口地固而民悍劉裕
嘗用之矣此金陵之東戶也維揚少弱近淮則又

強矣此金陵之外捍也彭城山勢雄偉實南北之
要衝古之立國者設險必在數百里外呼吸則四
圍皆應觀形勢之起伏其間強弱自相爲牝牡信
天造而地設也觀淮而江之上流可想矣汴坦而
無備豈帝王之都宋太祖謂遷洛陽未已終當都
長安耳吾欲循周漢故事據天下之上游省冗兵
以寬天下真英雄也自彭城入汴萬里中原固在
仰稽聖神經緯之蹟邈乎不可見已中觀豪傑所
以成敗興衰與其攻守之畧盖有可言者俯察生
靈困苦之狀無路達於

九重深思地利不興萬無致太平之理斯地也夏用之
以貢商用之以助周用之以徹今乃鹵莽耕之滅
裂耘之不復有相之道海內所由困窮也堯舜舉
農師禹盡力溝洫文王即田功盖天子之職主於
代天養民而守令又代君養民今也數易牽制又
多匪人地利誰與興復必也隆重守令大畧如西
漢時治道乃有根柢戰於中原步不如騎騎不如
車車可以戰可以守騎便衝突可爲游兵因思溝
洫法存戎騎亦難蹂踐豈有晉宋之禍也校所至
風雲相迎河山如待天寬地寬眼亦寬覺得收攝

只在方寸深愧主宰不立未免衮衮隨逐大化噫
此心收却根本上露生端倪纔與天地同體若放
去自由便被軀殼私慾裹住違禽獸不遠矣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六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七

蘇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崑山縣知縣清河張煥同梓門人歸有光編次

譜牒

莊渠李氏統宗譜序

我李聚族莊渠乃今散處而共祖實之府君譬若
大樹無根何生矣嗟我族人誰非我祖傳種同氣
連枝骨肉之親也族散而無統骨肉且將漠如塗
之人吁可憂哉古之人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
而宗法立焉大宗立百世不遷以統族之親疎小
宗立親者彌相親也蓋五世親盡乃遷宗法亡天

下無善俗好古君子顧念其本根則謹修其譜牒以合族而譜學惟歐蘇二家傳校稽諸古國史莫系世辨昭穆家之有譜如國有史乃立統宗譜自我莊渠一世祖始而盡於其五世孫別起爲圖五世至九世則玄孫各爲高祖自系厥後以禫於無窮正適直繼而系前支庶區別而次後族之親疏咸在也而無失其倫蓋取諸歐陽氏繼以世譜於正適詳焉曰其猶有古大宗之遺意乎則又立族屬譜爰起自我高祖彥行府君而下盡於吾之族昆弟凡宗人有服屬者咸在吾與族昆弟之子若孫生則附之親屬始竭猶未忍相棄也蓋取之蘇氏復取祖系親盡者莫諸前曰其猶有古小宗之遺意乎二法相爲經緯瓜瓞綿綿百世如指諸掌我李孟莊一支諺所謂直下子孫也凡我族人如木附枝於法固不敢立爲大宗而事之自當加隆焉耳矣此統宗譜所爲作也統宗譜大合族而共圖故世譜專載正適代錄其適子某庶子某而庶子所生不復書族人惟賢者特筆以附見又與宗圖自相經緯凡修譜則族人各以其譜來會譜成分而世藏之代命賢者一人嗣修嗚呼士大夫則

知尊祖矣誰其不重譜牒哉然而或修焉或否焉
顧子孫賢不肖何如耳其世篤孝敬守墳墓厚親
戚修譜牒而勿替之則天下咸稱願然曰斯其文
獻故家也祖宗有光矣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
本凡我後之人尚其顧念我祖宗而毋疏遠骨肉
也哉

大宗小宗圖說

大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

宗子統族人主始祖廟祭族人服之齊衰三月

小宗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親盡則遷

繼禰之小宗統其親昆弟其相爲服齊衰期年

繼祖之小宗統其從父昆弟其相爲服大功九月

繼曾祖之小宗統其從祖昆弟其相爲服小功五

月

繼高祖之小宗統其族昆弟其相爲服緦麻三月

至玄孫之子親盡則遷

愚按古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是故並建親賢爰
有世臣舊族禮家所稱別子者公子不敢上禰先
君自我作祖別於尊也始興者亦稱別子自今起
家別於舊也別子立廟百世不遷謂之太祖其繼

別子者世爲大宗統治族人。有君道焉。爲之服齊衰三月。尊之如君也。封建廢。天下無世家矣。而宗法亦因以亡。合族群居。勢當有所統壹。古猶今也。禮可義起。謂宜推本始祖一人。世存墓祭。倣古之別子。其世適倣古。繼別之宗。族人雖不敢爲服。固當以所事大宗者事之。乃若今制。有爵延及後嗣者。自當復古大宗之法。

叙錄

昔帝顓頊之苗裔曰臯陶。在唐虞爲士師。以功德錫土姓其國於六者。周衰楚人滅之。後罔有聞其

以世功賜族者。以官命氏曰理。暨於利徵。逃難殷墟。爰始更爲李氏。古謂理官曰大李。之官黃帝理法曰李法。故因而稱焉。而後之人訛云食李而改。自臯陶顯於堯舜之世。禹讓德焉。其學以天爲主矣。後千有餘歲。而聃在周爲柱下史。以知禮爲孔子師。厭衰世之多事也。則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漢興而李氏著姓於隴西。後之數百歲。而唐神堯有天下。追論繫世。則遙祖臯陶。時以國姓賜其勳臣。而族類多混矣。李姓蕃衍於四方。代有顯者。世遠莫詳。我所自出。今故不敢紀諸遠。紀其近而可。

知者曰宋編修府君隴西之裔也從高宗渡江而南寓吳為始遷祖構望鄉樓於葑門人稱磚橋李氏所遺象笏手澤尚存而譜帙闕有間矣故老相傳又云編修府君之子仕宋為金紫光祿大夫實惟莊渠始祖之大父考之葑門而無徵也校故傳疑焉而錄其可傳信者於譜最曰莊渠一世祖茂實其子譚始以詩禮傳家七世孫方草創譜牒文獻始有徵孝子則恕信昆弟節婦則始祖妣顧氏開先厥後迪之妻戈氏淮之妻鍾氏麒之妻周氏自祖宗積德且也二百年而始發於校噫其曷敢

忘本哉

統宗圖

第一世	二世昭	三世穆	四世昭
五世穆	六世昭	七世穆	八世昭
九世穆	十世昭	十一世穆	十二世昭
十三世穆			

已上見家乘

世譜

一世

莊渠始遷祖諱茂實字實之考論其世宋遺民之

子也而生於元自葑門磚橋出贅婁門東莊渠城
顧千十八提領家爲壻子孫之興自茲始其鄉曰
習義其里曰孝廉長洲縣之二十一都也始祖以
耕讀爲業悃悞無華壯歲不祿妣顧氏辛勤撫其
孤年踰七十白首貞心故我李世有節婦葬陽城
湖陰終圩之上子孫以昭穆咸祔厥後水啣而淪
於湖嗚呼傷哉今有事望墓以祭適子譚庶子訓
二世
徵君諱譚字吉甫鄉人稱爲坦然處士生元盛時
元徵之不起後老矣及見元之亡而際我 太

祖之興宋遺民之孫始免於左衽徵君幼失父怙
恃母以生及長事母孝愉愉如也友其弟怡怡如
也毋樂其養嘆曰我不幸喪夫幸而得是子不覺
我爲未亡人也徵君亦自傷曰吾鬚鬣喪父百爾
劬勞上荷母慈噫觀先妣之撫幼孤與徵君之事
母吾族安得不昌乎徵君穎悟而篤志嗜學爲時
聞人古貌古心鄉人多化其德與學士虞文靖公
集游嘗爲銘硯期我胤嗣之昌詩禮傳家自徵君
始年八十二以壽終娶唯亭張氏自後張與李世
爲婚姻

自莊渠始祖再傳而有孫七人其後日以繁衍析
爲七房吉甫府君之適子孟莊是爲長房庶子五
仲芳二房季和四房皆生於元叔常五房恕六房
信七房皆生國初洪武弟訓一子廷玉爲三房今
惟六房一支遷崑山信義者最顯恕字彥行信字
彥立鄉人所稱二孝子也彥行自幼厚重若老成
人平生無疾言遽色孝友天至母袁氏嗽病篤百
方治終弗愈勺水不入口彥行迫默禱於天請以
身代割其股肉救母彥立亦割肱肉從外來兄弟
不約而合乃煮糜粥勸母嘗之母病即愈鄉人以
其孝誠動天也爲作二孝子傳吳文定公寬題曰
母病無醫實可哀弟兄何自笑顏開傳文不作傷
生誚四體元從父母來

叔常三子其幼棄爲道士又棄其一孫爲僧二子
單傳皆無後五房之祀遂絕豈非吾族永鑒哉嗚
呼佛老殄滅世教其徒坐而蠹食吾民王法所當
首禁故吾族有棄其子孫爲僧道而自絕祖宗之
類者皆削不書蓋深以罪其父母

三世

寓耕翁諱孟莊好讀書通五經大義抱材不樂仕

元孝敬行於家信義著於鄉人稱長者生元元貞
二十四年卒洪武八年娶懸珠張氏適子允庶子
安謙慎 國初諸房皆占民籍惟二房四房後以
事謫雲南曲靖衛軍畏死各遣其義兒著伍子孫
居莊渠者世苦清勾徃若棄市至則雇募人替當
以生還爲幸鄉人解送者亦多破家嗚呼兵弗寓
於農又弗土著故世爲民害初元人無政強食弱
肉 太祖糾之以嚴而惡大姓長洲重故家陸
伯祥者暴發而富有司則舉爲糧長虐其鄉人然
終不敢與故家均禮鄉人被害者輒呼二官四官
救我以故不得肆惡而恨過之他日坐事則誣李
二李四不應罪而連坐充軍也孟莊庶子安贅鄭
氏謙贅陳氏者亦各緣妻族坐事籍沒充軍法網
亦已密矣安謙俱無子丁盡戶絕也

四世

田樂翁諱允字士中魁岸俊爽見義勇爲永樂中
有司舉爲糧長廉潔自慎重升合不多取於民衆
稱鉅族長者生元之至正卒於 國朝宣德三年
享年七十有五娶王氏適子道純庶子勝睿女適
齊門顏孝子季栗

從弟梅軒翁諱琳字以誠遷崑山信義有司後亦
舉爲糧長積三十餘年催科未嘗施鞭朴專以誠
長者處民區民懷其德終不忍負之旣歿如失慈
母至今猶稱爲佛子家也梅軒翁幼鞠於從母夫
魏士珣因從其姓校不逮曾大父而竊聞里中父
老相傳曰老官寬厚有德人也貌如其心聞人有
過口終不忍言惟聞人善則喜而談之不置終身
不忍罵詈人雖甚觸忤之終不恚怒但徐呼小郎
則入皆尤之曰汝柰何犯長者至此蓋其厚德有
以感人也子鏞仕爲玉山縣儒學訓導

司訓公字聞遠卓犖有大志魁傑人也有司強補
邑弟子員治尚書數舉進士不第成化十六年貢
於朝廷試授以學職自國初以來先世多長
者朴茂惇龐可勝重任然皆隱居不肯干仕進故
吾族出仕自司訓公始而位又不盡其才也司訓
弟諱鍾人稱朴隱翁朴隱翁字元律校嘗逮事大
父母竊見大父朴茂而長身言必謹愨行必周詳
喜怒不輕見於色子孫有過弗誚讓也則召而敦
勸諭之使愧而改下至臧獲亦不忍輕撻一人性
勤儉昧爽先家衆興綜畫諸務夜則候人定時徧

視門戶高鑰乃寢平生無他玩好暇輒觀書有得
或忘寢食忙後常默坐休養精神迪知衣食之艱
難懇語子孫以耕織勞苦疏衣糲食澹然安之少
見紛華意輒不樂也大母王氏勤儉之德與大父
同壯歲即却環珥粉黛弗御大布之服雖敝猶整
潔若出於新大父在畎畝未嘗忘君嘗謂大明律
者我太祖畫一之法也當與天下共守之新例
出於群臣一時有所奏請因而施行耳今充軍者
日報也而曾不足以禁頑而徒爲貪酷吏舞文作
威福因太息曰廷臣豈無張釋之戴胄者邪則又

誦其言曰誰與以此聞於上者吾蘇以田賦之
太重也與水利之弗興也而民之死徙者衆大父
常傷之則究心水利之學曰吳地邊高中下形如
盤盂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淞江全受震澤
下流而中多阻如腸胃病噎然則併而入婁江過
劉家港入海西迤北地彌卑下則匯爲陽城昆承
諸湖舊有白茅塘受之以泄於江而今塞矣此吾
蘇第一患也海口潮汐漲落易壅泥沙錢氏有土
時設卒撩淺其法可迄今守也而廢也久矣數使
人言於當道冀以 上聞意倦未嘗不在民也大

母凝重有威目未嘗左右顧大父偶失愛於伯祖
大母聞之則治具延兄公呼二兒使侍食焉伯祖
固俊爽士歎曰吾聞兄弟之好以婦人敗未聞以
婦人全也吾弟婦其賢矣哉大父一日嗾內姪之
子曰卑幼也乃數犯我大母曰汝母族惟一息耳
柰何不能寬容大父矍然稱善其內助皆此類也

五世

諱道純字伯純繼母鄒以財私其子睿伯純讓而
弗爭事之加謹以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也生
國初洪武卒於正統十一年妻鄭氏以賢孝稱適

子璿庶子璣

初酷吏張同知徽以死脅伯純父士中承他籍軍
役曰汝欲爲鬼乎爲軍乎士中理直不撓曰吾寧
死不忍無辜以禍子孫遂死於獄復逮伯純掠治
強誣伏竄軍籍中同負寃者千數百人歷患難二
十餘年嘗哭謂子孫曰吾昔順繼母心遺汝至薄
矣今反以禍遺汝輩哉何時得見天日旣而况知
府鍾下車公廉吏也相率赴愬蒙奏清軍役各終
厥身子孫復占民籍衆皆鼓舞今有雪寃冊存於
官伯純先業富厚世以積善聞於鄉閭不幸父子

遭軍禍破家子孫遂貧不復振幸而遇况侯實惟再造之恩其亦爲善之報也哉况侯又嘗奏豁吾蘇糧額數十萬石郡人世蒙其恩

六世

東園翁諱璿字宗澤徙居周涇因族葬於是距莊渠舊業十里而近生洪武二十三年卒天順六年三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二妻張氏適子方庶子遵吾族自始祖妣顧氏以貞節傳芳至六世而得節婦二人焉皆宗澤之族昆弟妻也

迪廷啓妻戈氏其生以永樂十二年上距始祖妣之歿蓋未百年也廷啓蚤世戈年方艾哭謂舅姑曰今吾不忍葬吾夫也遲十年兒成童矣使送爺喪舅姑弗忍違其志孀居三十餘年人皆多其志操

淮清叔妻鍾氏其生以景泰二年去戈氏近矣鍾父母無子愛而憐之贅清叔爲壻不幸蚤喪鍾年二十有八父母俱亡舅宦遠方繼而亦卒內外瑩瑩無依族人利其改嫁也則侵奪其產鍾氏澹然弗與爭晝夜紡績自給養其二孤勤苦萬端屹弗改節弘治十四年卒享年五十有一矣鄉人高其

貞潔相率狀其行於有司奏請旌表其門閭以旣
歿而寢校自幼則見吾從伯母面嘗有憂容目汪
汪如淚流也慎默寡言與人言煦煦如恐傷之至
其節操毅然入亦莫能奪也

廷啓弟達廷善贅徐氏事徐夫婦甚謹亦旣有分
業矣兄卒則籍其產還徐之庶子而歸以養其父
母撫其兄之孤自奉嗇甚或腐或魚未嘗重食而
奉親則甚豐鄉人多其孝友徐氏有賢行孝事舅
姑如事父母家貧遇凶歲自度力不能活人也則
命冢婦曰計煮飯用米若干而多煮爲粥鄰人饑
者來則食之曰吾日三粥足以無饑矣而餘力可
兼濟人不愈於食飯而獨飽乎

子庠宗周內外斬斬所居矮屋三間而五女長矣
客至寂不聞婦人聲妻鄭氏孝事後姑恩愛若母
子娣婦性多恚柔以下之情若姊妹終身無間言
盖化其德也夫喪榮榮獨與幼子參居紡績以養
曰薺羹菜飯無厭時汝大母常語也小子識之
先君諱奎字孟文以校貴 勅封承德郎南京刑
部主事而吾母張氏封安人先君生天順六年二
月三日而大父夢文昌之星降精於家先君天性

至孝年未弱冠聞大父之在官而雨露服體盡濕也則亟往代之而爲塘長而爲糧長大父得以佚老終身水利僉事伍姓者貪酷吏也每行縣則塘長駢首受杖有死者惟陸祥以重賄免而吾父死而復甦他日又行縣大母哭語人曰長男昔代爺死裏得活今該少男代之雖然吾終不忍也先君聞之慰大母曰兒自往耳弟弱詎堪大杖邪是時幾再喪生校兒時尚憶大父母欲觀杖瘡先君終不肯而私與四叔祖觀之則相持泣也譬若虎餽蓋將護三月纔愈伍動大衆開京口河先君與其

役大父在家病危殆先君心忽悸動夜寢不安而家人至紹曰老官有病今瘳矣先君哭曰是欲歛我勿回耳遂冒禁而逃晝伏夜行聞林木有聲則驚以爲虎也蒲伏不敢動良久乃行先君抵家而大父適以是日愈復往終役故 勅詞褒先君云孝感有徵義聲無忝蓋指茲事也先君未營宮室先建祠堂其制前爲同堂而分其後以爲四室祠位各奠於室由禰而上皆得南面而有常尊祭位同享於堂自曾祖而下皆統於尊而暫屈歲時奉祀惟謹祝文則用御製教民者卒嘉靖二年五月

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嗚呼痛哉葬長洲陽山之中麓

七世

一木居士諱方字思式幼師事祭酒陳鑑與吳文定公寬爲同門友補邑弟子員五舉進士不第以詩鳴於時思式尊尚祖禰痛惟上世譜牒不傳由莊渠始遷祖以來世爲冢適族屬日以繁衍散而群居將以收攝宗族爾時故老猶存及見先世遺事思式朝夕諏焉創爲譜牒積十有五年而成凡我族人各知祖禰所自出者思式之功也思式謂

譜所以自尊我祖宗若冒他人顯者爲祖是自絕其本根也不孝莫大焉故斷自莊渠始遷祖而下列其所可知者記事拙直寧質而俚不敢爲虛飾故其言鑿鑿可信其法前爲總圖每世復爲譜詳其生卒葬娶某氏子某人有善行則書之今存其法不敢廢每歲續增修譜則據以筆削思式爲宗適年彌高矣見族人尊行者雖稚年執禮彌恭故舉族無長幼莫不敬服生永樂十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二日卒弘治 年 月 日享年

娶王氏以 年 月 日先卒適子

周庶子鐸欽

舅廷器季和之後與思式爲親同姓矣廷器有孝行母張氏老而喪明性多恚人莫能可其意者廷器能委曲順之得其懽心廷器出其妻妾嚴奉事之終日不敢寧居然終不悅曰須我孝兒來也廷器歸則指數曰大婦某事懊我可答若干小婦某事懊我可答若干廷器如數諾責之妻妾亦安以爲常不敢疾怨也思式修譜時苦貧乏久未繕寫廷器則助之費譜成與有勞焉

莊渠始祖六傳歷二百有餘歲而校始顯於朝鄉

先正范文正公有言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庠子秀校之從弟也太學生仕光祿寺典簿鍾氏卒後數年爲節婦周氏麒之妻也君子曰麒家世中微周之父兄也賤爲隸於官初非有詩書禮義之教也而周氏天資夷粹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幼事父母長而事舅姑雖甚勞苦人未嘗見其有倦色父母舅姑疾怒之人未嘗見其有愠容家

貧饑寒切於體亦未嘗見其戚戚也年二十三喪夫孤孀貧窮寧死不他適雖節操寒於冰霜而人亦未嘗見其有矯厲之行也然久而相與心服之噫以周氏之美質使生治古盛時充養以婦學則其貞順之德庶幾哉爲九族宗師矣

周氏同時有節婦李氏者孝子信之孫女也於吾族爲尊屬矣嫁爲里人陸行妻行死無子凍餓不能活或勉之再醮節婦且哭且詈欲喪其生時父楠已前死乃歸依其兄清清死依其姪曷曷又死依其姪之子秀三世貧窮患難節婦終其身甘寒

與饑晝紡績不足或繼之夜其貞烈性之於天不自知其異於人也人亦相忘無異之者他日校牘給宗族特致粟於節婦鄉黨始嘖嘖稱羨其賢

八世

周字文則生正統七年先其父卒娶胡氏適子鳳莊渠之族中衰仲芳一支六傳至參爲戊子貢士文則之從弟洧狠而貪莊渠祖屋數椽宏大壯固族人相承二百餘年矣洧豪奪之盡毀其故有司舉洧爲糧長其貪如狼牧羊也後以乾沒官錢糧庾死於獄家人信巫曰神怒遂棄尸弗迎葬也弗

敢成服也弗爲設几筵也而家破矣鄉人咤曰此其積惡之報也與哉噫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而爲親者諱校之修譜也稱美不稱惡矣惟洎也得罪於祖宗則直書而不隱以示戒焉耳洎之子孫有能耻之尚其蓋前人之愆乎

九世

鳳字孔祥娶王氏鳳生而穎異鄉先生見而羨之曰一木有孫矣長而落魄以死鳳無子古者大宗無後則族人以其子後之鳳固吾族大宗也而於校爲孫行矣其生乃與吾父同天順六年族人未

有可爲後者去之三十有餘年而鳳之從昆弟有子矣校將爲之立後則又自念曰幽明久隔矣無復有父子之道矣故不得已而謀於衆以次房攝主宗祀也僉曰鳳也之叔父鐸也在鐸字文振思式之中子其母陸氏妾也贅錢氏而歸生子志憲志蚤卒憲之子孫他日代爲世適矣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八

蘇州府知府太原直道行校刻崑山縣知縣清河張焯同梓門人歸有光編次

譜牒

莊渠李氏族屬譜序

孝弟也者本其所以生也爾身從何生也曰吾父
母遺體也父安從生曰吾祖宗傳體也而忘之則
其心死諸昆弟伯叔父何親也曰同胞也而忘之
則其手足不仁然則子孫非曰吾有之也吾祖考
散而成體也是故昆弟之子猶子也一視同仁也
先王教民仁其九族立愛自親上本高祖下逮於

玄孫而旁及諸父昆弟喪則五服以相戚也祭則紀之以小宗五世親盡而服窮矣而宗易矣而情何盡矣由親同姓以往懼其漸以疏遠也則大合族而統之以大宗故親者彌相親也而疏者雖百世猶相繼毋散校之立統宗譜以合大宗也則始祖以爲主代上下相承無間也其道曰尊尊詳適而畧庶則又立族屬譜以厚吾小宗也而高祖爲之主矣前後相附以互見也其道曰親親詳近而畧遠與統宗譜相錯前表莊渠始遷祖世系錄其自適而分著我自出也廼起自我高祖彥行府君

而盡於吾之族昆弟圖成而五服之屬四世之宗咸萃焉油然生其孝愛之心吾與族昆弟之子若孫生則附生則附親屬雖始竭而猶未忍相棄也子孫續爲譜則遷祖考親盡者莫諸前後自其高祖始而改紀其親屬尊尊親親無窮也修譜必也告於大宗以統宗譜相質校復來耳目所覩聞談祖宗時故事命曰世說子孫而聞之庶其音容若接矣乎嗚呼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也而弗念厥祖弗哀其父母劬勞自戕賊其心也昆弟而路人自痿痺其手足也是豈人之性也哉其無乃俗流失

與物欲迷與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凡我族入其母
忘本哉

五服圖說

上殺

下殺

父斬衰三年

父為長子斬衰三年

母齊衰三年

庶子齊衰期

祖父母齊衰期

孫大功九月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曾孫總麻三月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玄孫總麻三月

旁殺

昆弟齊衰期

從父昆弟大功九月

從祖昆弟小功五月

族昆弟總麻三月

世叔父母齊衰期

昆弟之子齊衰期

從祖父母小功五月

從父昆弟之子小功五月

族祖父母總麻三月

從祖昆弟之子總麻三月

從祖祖父母小功五月

昆弟之孫小功五月

族祖祖父母總麻三月

從父昆弟之孫總麻三月

族曾祖父母總麻三月

昆弟之曾孫總麻三月

五世袒免為親同姓

六世而親屬始竭

父母至親也故喪三年至痛極也此喪禮之大綱
五服因是以生矣父母之於子其痛同而庶子以
尊加之故降而期則以降為正服而長子三年為
加隆焉耳以傳重也祖尊矣故自三年而期而孫
以尊加之則為大功適子死則適孫為祖承重三
年故於適孫加隆為期也曾高祖尊同而恩殺矣
故不敢以大功小功服之而為之齊衰則殺其數
為三月也曾玄孫總同不可加其月數也此皆正

統之親也昆弟一體也自吾父而推故期從父昆
弟自吾祖而推故大功從祖昆弟自吾曾祖而推
故小功族昆弟自吾高祖而推故總也世叔父自
吾祖而推當大功矣以吾父一體則加隆而為期
其報服與庶子同昆弟之子猶子也從祖父從祖
祖父自吾曾祖而推也故小功族祖父族祖祖父
族曾祖父皆自吾高祖而推也故總而報服同以
旁尊不可加之也此皆旁親也尊卑之體適庶之
分親疏遠近之等恩義曲盡矣

祖系

一世祖諱茂實字實之二世祖譚吉甫生一子孟
莊其一支為吾高祖恕世次為穆

我李宋南渡故家也女貞之亂高宗棄汴來遷於
杭時則有編修府君者從而南寓吳葑門為始遷
祖其子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於古為始興而世系
不書者無徵也故今定莊渠始遷祖為一世是為
實之府君生元之初宋滅而華夏盡為夷矣其子
吉甫府君生元盛時元徵之不起後老矣及見元
之亡而遇我太祖之興再立人極宋遺民之孫
始免左衽

族屬圖

高祖

曾祖

祖

禰

昆弟

附圖

子

孫

已上見家乘

世說

我太祖遣大將軍徐達北定中原驅胡元於沙漠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越明年而吾高祖生自此天下太平矣享年八十有一卒正統十四年三月七日是歲也元之遺孽也先入寇英宗蒙塵高祖母金氏卒景泰三年三月十日時景皇帝中興故君出虜入而天下不傾也

高祖彥行府君有馴行闇若與古符其孝友因心而發生母素病篤迫默禱於天祈以身代弗得遂刲股救母弟信亦刲厥肱孝誠相通不謀自同乃

煮糜粥食母母病遂瘳兄弟創亦遍愈孝誠動天人罔間言鄉人至於今猶然稱之曰二孝子也

高祖有子四人而吾曾祖行三出後崑山魏士珣族曾祖奕宗大生洪武三十二年時建文君在位傳至崇爲繼高祖之宗與弟松今居郡城敏宗學贅荻溪王氏子孫今居荻溪生洪武三十五年是歲也而太宗靖內難聰宗文生永樂八年傳至權爲繼曾祖之宗權父瓛能道祖宗時故事高祖之後惟此一支居於莊渠

高祖與魏士珣同娶於金而士珣無子則育吾曾

祖以誠府君爲子魏故農家世積善得曾祖而家道日隆遂爲巨族士珣夫婦甚賴之後庶出有子而曾祖亦不復歸宗

曾祖寬厚有德言貌溫溫聞人之過口終不忍言惟聞人善則喜談之不置終身未嘗詈人雖甚觸忤之終不恚怒但徐呼小郎則人皆不安曰爾柰何犯長者

吾蘇蕞爾地不能方二百里而財賦當天下一半郡城繁華四方商旅輻輳過者嘖嘖羨富饒豈知鄉氓彫敝其力穡者終歲勤動僅能還官樂歲尚

咨寒饑遇凶歲則餓莩滿野屍填於川錢糧自此虧額矣有司鞭撻血肉淋漓吾曾祖嘗舉爲糧長積三十餘年專以誠長者處區民不忍一施鞭利區民化其德終不忍逋負之至今稱爲佛子家吾父亦嘗爲糧長有祖風然區民漸貧不能無逋負者又三十年而民力憊甚歲率拖欠以爲常有司督責糧長陪納多破家亡身矣嗚呼 天子仁

聖非大蠲賦無由活此一方民也

有惡少嘗不快於曾祖三放火來燬屋廬輒心怖而止一日自首伏曾祖以酒肉勞之曰儂可罷休

茲詎好事其人感泣遂爲善人

曾祖始居信義舊宅在真義浦東莊渠之族中衰而信義興矣吾祖別治宅於浦之西信義之族亦惟我一支爲盛噫起家艱辛子孫詎能盡知邪曾祖生永樂七年卒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八日曾祖母顧氏生同年以成化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先卒是時國家全盛極矣然自太宗遷都於燕控制形勢天下始奠安而吾東南困於轉漕民力亦竭矣

曾祖族葬傳塲字圩與新宅隣曾祖歿後人夢其

騎從甚都呼曰上帝以我公直今爲神矣

吾祖新婚適有訟事里媪咕囁私語曰新婦不祥曾祖母怒曰官事年注月定偶值婚期柰何作此離間語其賢明皆此類也

伯祖聞遠號一默有大志魁傑人也其所交多一時豪傑有司強補邑弟子員治書經數舉進士不第以歲貢授玉山訓導後世以尚書相傳遂爲仕族生宣德四年是時宣宗不親政而能屬任元老稱太平天子卒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伯祖疾革則語家人曰速治我後事吾且從上賓

天是歲 憲宗登遐

伯祖母沈氏好潔其所居室常自灑掃無纖塵
伯祖三子從伯父涇清伯號菊泉繼祖之宗貌清
癯讀書以詩鳴爲鄉人師有祖孫三世受業者繼
娶不慈一哥庭椿游蕩死其子炤繼高祖之宗
淮清叔贅洪墟鍾氏幼有奇質父友見而異之曰
是兒清徹一似雪晴新月遙映梅花長乃嗜酒御
童僕少恩一夕大醉溺水從者援之遲遂咯黑血
死時從伯母年二十八矣鍾故富家父母旣歿伯
祖宦遠方尋卒於官從伯母煢煢無倚族人利從

伯母之改嫁也則稍蠶食其產且盡從伯母讓之
弗與爭晝夜紡績自給養其二孤庭楠庭朴勤苦
萬端屹弗改節弘治十四年卒享年五十有一矣
鄉人高其貞潔相率狀其行於有司奏請旌表門
閭以旣歿而寢校自幼則見吾從伯母面常有憂
容目汪汪如淚流也慎默寡言與人言煦煦如恐
傷之至其節操毅然人亦莫能奪也

庭朴五哥嘗學醫有老醫語之曰汝用心過不通
也學醫先守常法正治不愈乃可從治汝今好奇
不肯就病治病輒求隔二隔三治之此未學行先

學走也

湘清夫贅吳涇胡氏子庭樗今居吳涇庭樗徙陽城村四面皆湖也伯祖之後多讀書能文而貧不振廷樗六哥目不知書而敦篤異常家亦温飽鄉人倪姓者以軍籍誣我伯祖往見清軍御史不屈則以大義質之其人震怒伯祖膝行而前曰昔者勾補軍伍惟恐平民不爲軍今清理軍伍正恐平民爲軍其人爲之霽威伯祖復抗章奏於朝事竟得白子孫賴之

大父元律府君朴茂而長身言必謹愨作事必周詳喜怒不輕見於色子孫有過弗忍笞也召而敦戒諭之使愧而改下至減獲亦不忍輕撻一人性勤儉昧爽先家衆興綜畫諸務夜則俟人定徧視門戶高鑰乃就寢暇靡他玩惟好觀書有得或忘寢食忙後常默坐移時休養精神迪知衣食之艱難懇懇語子孫以耕織勞苦疏衣糲食與衆同之少見紛華意輒不悅厭世俗之侈靡也則有志淳古之風故自號朴隱也

吳固澤國也禹貢揚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下國朝而田賦登上上亦旣竭澤而漁之矣而水利久

廢莫之興也吳人以水田爲命歲數被災大父意
慘然不樂也乃講求水利之學曰吳地邊高中下
昔人象爲盤盂不大決其下流注之海則胡以止
湖翻矣禹貢所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者也今淞
江全受震澤諸水實惟經流而中多阻如腸胃病
噎然西迤北地形愈卑則匯爲陽城昆承諸湖故
有白茅塘受之以瀉於江而今塞矣此吾蘇第一
患也大父木訥不善文則數使人言於達官冀有
聞於上者弘治八年東南數大水孝宗命侍
郎徐貫治水於吳一時工程惟開白茅重大而有
司者多文具勞而無功大姓復有私葺葺之利陰
持之者大父憾之終身正德十六年武宗命撫
臣尚書李光嗣復治之白茅遂通其他水利亦未
能盡興也

大父嘗嘆圩田窪下恃岸爲防岸崩則禾蕩然滅
矣必也大圩分小圩牢築岸脚使耐風浪

大父嘗嘆海口潮汐漲落易淤泥沙五代錢氏有
土時設卒撩淺其法可迄今守也而廢也久矣
大父嘗嘆世衰則刑繁今新例充軍者日報也而
曾不足以禁頑而徒爲貪酷吏舞文作威福也每

誦張釋之之言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又誦戴胄之言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則又歎曰誰與以此言聞於上者弘治十一年孝宗厭新例之冗瑣也則命群臣廷議舉要而刪其繁定爲問刑條例大父猶恨一時大臣不能將順上美惟守大明律以一民也

大父嘗謂縣丞簿最爲親民矣而祿薄少自慎重宜增俸以養其廉庶可爲民造福也

大父嘗愛伊川格言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注其下曰誠上達君子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注其下曰下流小人命校書置屋壁以自儆

大母王氏外大父張仲侃魁傑士也獨竒愛大母曰此女吾自主之一日見大父撫其首而異焉遂以歸於我大母體貌豐碩凝重有威寡言笑每乘舟未嘗左右顧岸鼻顙一黑子宛如玄珠被服惟布素雖敝尚整潔若出於新壯歲即却環珥粉黛弗御大母性孝一夕天寒使婢以衣覆女孫則嘆曰人言母憶兒兒不憶母吾母在家而寒也誰以衣覆之哉

曾大母性嚴諸婦少有當其意者惟大母善事之
能得其歡心

季父幼多病大母憐愛之異甚夜卧置之腹遺矢
亦不移

大父偶失愛於伯祖大母聞之則治具延兄公呼
二兒使侍食焉伯祖感嘆曰吾聞兄弟之好以婦
人敗未聞以婦人全也吾弟婦其賢矣哉

大父一日嗾內姪之子有所恨過之曰卑幼也而
數犯我大母曰汝母族惟一息耳柰何不能寬容
大父矍然稱善

大母嘗語吾子孫曰莊渠之族爾家本根也其勿
忘

大母嘗戒子孫鄉鄰與若平等勿以我富而驕勿
以彼貧而憎

蘇氓困於重賦勢且不能聊生宣德初元有詔
蠲重額十之三而戶部格弗下蘇守况鍾則抗章
以死爭得蠲數十萬石大父嘗嘆曰微公吾民不
活矣近歲詔有司立廟以祀夏忠靖公原吉周
文襄公忱大父嘆曰二公廟食於吾土固當雖然
必以况侯配校官刑曹每訊重囚則大父輒見夢

告戒之精爽若生

大母晚歲中風語多不慧而形益肥善飯以無齒不能食也吾母則跪而哺之踰年遺矢則親抱持每自浣滌大母且歎曰吾溷汝多矣願汝子孫咸孝順汝君子以比崔山南

大母以正德二年十月十五日卒越明年四月十三日而大父卒時校在官畏法網不敢請告回也嗚呼痛哉是時武宗不事事宦官劉瑾擅權毒痛四海又二年始伏誅而法網解矣然群小用事不衰也大父生宣德十年享年七十有四臨終曰

吾今獲考無所恨惟孫校在官弗獲一見吾欲成爲清白吏其以田三百畝廩之以養廉

先君諱奎字孟文而人稱爲竹泉翁短而豐下色溫體舒性仁厚雖婦人孺子皆知其坦然無欲害人之心也以校貴敕封南京刑部主事而吾母張氏封安人先君生天順六年二月三日而大父夢文昌之星降精於家是時英宗復辟聞處士吳與弼賢遣使往聘之至則以爲左諭德不拜復遣使送還與弼厲志聖賢爲我朝學者倡噫自有科舉而士彌賤若與弼可謂高鴻在寥廓矣

先君未弱冠聞大父之在官而雨露服體盡濕也
亟往代之而爲塘長而爲糧長大父得以佚老終
身水利僉事伍姓者貪酷吏也而勤政然不辨淑
慝每行縣則塘長駢首受杖有死者惟陸祥以重
賄免而先君死而復甦他日又行縣大母哭語人
曰長男昔代爺死裏得活今該少男代之雖然吾
終不忍也先君聞而慰大母曰兒自往耳弟弱詎
能受大杖邪是時幾再喪生校兒時尚憶大父母
欲觀杖瘡先君終不肯而私與四叔祖觀之則相
持泣也臀若虎飶蓋將護三月纔愈伍動大衆開

京口河先君與其役大父在家病危殆先君心忽
悸動夜寐不安而家人至則紹曰老官有病今瘳
矣先君哭曰是欲欺我勿回耳冒禁而逃晝伏夜
行聞林木有聲則驚以爲虎也蒲伏不敢動良久
乃行還家而大父適以是日愈復往終役故 敕
詞褒先君云孝感有徵義聲無忝蓋指茲事也
大父仁慈雖甚愛先君而先君孝謹奉之若嚴朝
廷嘗一夕大醉扶歸從者曰及門矣則蹶然醒見
大父言動無少差退入室則惛醉如初也
先君未營居室先立祠堂其制前爲同堂而分其

後以爲四室祠位各奠於室由禰而上皆得南向而有常尊祭位同享於堂自曾祖而下各統於尊而暫屈歲時奉祀惟謹祝文則用御製教民者世俗童僕從其主姓先君各因其本姓以爲稱曰吾今不奪人姓他日亦免混亂吾姓也

正德九年校之召爲職方郎中也則語先君曰今邊帥握重兵隨上居大內而藩王有反謀兒義不可出也先君曰汝內自斷勿謀諸人親戚聞而交勸我多事矣自是移疾不出者八年中間嘗有召命時宰議處校於銓曹先君意不能無動一日

聞上私出遊幸則大駭爲之隱憂語校曰古今詎有是事汝當藏修遂初志耳校官南曹頗名執法入有謀干先君以撓之者至則聞其名卒不敢嗚呼校之出處辭受實先君有以全之也

吾家由先世以來未嘗有亭沼也而校之移疾而歸先君特築精舍前爲小亭臨池曰汝可濯纓於斯矣其後土屋數椽因其舊亦蒔以花木使成陰曰汝可游焉息焉於斯矣則又語校曰家務勿以經心也吾自主之吾欲汝惟志其遠者大者焉耳鄉人二三子來學則館穀之四方朋友有至者則

言序卷八
歎曰吾以爲書院也而田舍也何以歎蓋歎其村
樸有古風也而校則語之曰此侈於陋巷矣亦嘗
出戶觀野乎天文四垂爲宇六合一家觀生意於
苑囿臺池間也則已感矣乃相與歎先君之儉德
曰遠矣哉

先君好賓客人見其時而豐也而莫知其恒於儉
也自奉澹薄如大父時人或弗之見矣而先君則
歎曰昔者吾也逮事父母得一甘脆未嘗以爽吾
口則持而進之二親今而子孫以奉我噫吾何忍
嘗則度以待賓客

先君治家亦旣勤只而人未嘗見其勞也蓋事有
漸次使人各程其能武宗崩年而校爲典學使
者將行先君與吾母戒曰嗟吾兒嗟吾兒汝母以
已長格人毋以求備取士教則莫如寬矣他日聞
校罷斥學官之不職者則寓書曰兒亦知夫師儒
之清貧乎而弗恤之而徒責之使砥行也人得無
弗堪乎

先君鄉飲一嘗爲賓退而泣也先君之泣蓋傷大
父昔者鄉飲旅於衆賓而今顧居上也
嘉靖元年以上 母后徽號恩而先君與吾母賜

四品服越明年五月十日先君卒於家不肖校督學嶺南弗獲永訣終天之痛尚忍言哉葬長洲陽山之中麓卒之明年而大禮之議起徽號三易乃定

嶺南陳激衷有道之士也一見先君歎曰吾閩士多矣若太公厚德君子哉先君既終校門下二三子各爲叙述其言不同而稱厚德則同

先兄子賢面常帶笑容天性樂易平生無怨惡於一人胃氣積傷於酒煎熬真陰多飲而少食竟以噎亡

先兄不事事而竭力爲鄉人捍災歲大雨且傷稼則先馳會鄉父老與謀曰事急矣剋水必以土某涇口可壩爲堰以遏水衝某圩岸善潰則爲之增高倍薄某處可立大朋車岸水某家速辦船載乾土用也量地遠近及田之多寡以起役夫曰先從吾家始則爲立期會定賞罰奔走督責不憚塗泥人有持酒勸之者則卻而弗受曰吾今何忍沾唇事成復酣飲口不言勞一日聞校與客講學則語校曰吾爲汝一言而終收其放心而已矣我乃放而不知求聞論孫吳兵法曰是謂多詐勝少詐耳

先兄一日以事過里人其人出不遜語甚倨也先兄默念此改常矣則以善言慰之是夕其人暴死使當時小有忿言則難至若掇矣先兄娶顧氏以產厄死時正德十有三年越明年寧王反罪人得而武宗南征天下匆匆又二年武宗病彌留而今上入嗣大統社稷幾危而安天也

季父橘泉翁字仲文長身而目微露幼多病不慧長而精悍嚴明嘗學醫善切脉理前知人死生已而棄去則專治生埒於封君後乃爲府醫學正科待缺未上也生天順八年是歲英宗崩而憲

宗嗣位我朝宦官之禍始於太宗而成於英宗晚年益明習天下事內侍不能大欺也君臣不相親自憲宗始然能久任大臣天下以寧

國初重薦舉天順而後始以資格拘矣校嘗歎後世科舉也取士資格也用人而文法也制吏治四海所由困窮也以吾季父之材能有如舉爲農師寬假約束使盡地利於北方則其利民豈淺鮮哉校嘗語季父曰我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非計也則莫若修舉虞集遺策矣曰集之策何如曰京師瀕海萑蒿之場也集請如浙東捍潮法化

鹵地爲桑田募富民使闢土能以千夫耕者授以千戶以萬夫耕者授以萬戶功成則世襲以官季父笑曰我多多益辦耳季父娶趙氏宋宗室之後也

嘉靖九年校致政以九月朏還家而季父以八月十九日前卒後十一月二十三日而兄卒嗚呼痛哉是歲也而

上更定大祀禮

后出北郊親蠶

罷孔子王爵

四叔祖行節魁首巨腹形短而肥少時嘗一賭博曾大父召而戒之則歎曰人非草木過不能改是

我非夫遂終身絕賭性寬厚家人侈衣食旁竊利孔弗訶也坐是先富而後貧則鬱鬱不得志而病風痺言笑常如哭聲卒弘治十五年時 孝宗清明有志圖治而天奪之速噫此我 朝治忽大機也

外王父張叟諱澤世農家而外王母曰季姥外王父生而樸愚自少出贅季之族人以其無聞知也百方侮之以爲笑樂有勞役則曰汝往尸之仡仡終日未嘗憚煩官府有所誅求則曰汝往應命至則受夏楚而歸未嘗疾怨外王父惟一拙誠自居

而季之族人久自慙負不復施其巧知君子曰張
叟年既耄耄而德如嬰兒庶幾哉無懷氏之民與
人人如叟刑可措也外王母貞順慈良孝敬勤儉
外婉而中慧通詩書謹禮度內外宗戚咸尊事之
下至婢妾亦樂其德來則相率懽迎去則戀戀不
忍相捨也吾母能言矣聞人談外王父短長退而
以告外王母驚曰兒莫如是此之謂學舌故吾母
於終身於人是非耳雖得聞口不復道也吾母能
食矣外王母之王母與他兒食而不以及吾母退
而以告外王母驚曰兒莫如是此之謂爭食故吾
母終身甘澹薄於飲食未嘗有所揀擇也嗟乎以
外王父之懿與外王母之賢而善教也而所生子
多不類天其萃美於吾母乎而吾母之生也外王
母之王父驚喜告人曰兒女子大有福德

詩

鼻祖道上世之事也吾家聚族莊渠尊實之爲始
遷祖矣乃始祖則力田質樸有古風顧氏妣以貞
德開厥先二世祖吉甫悖行孝弟迪子孫讀古人
書彬彬爲文獻家矣

古我鼻祖始基莊渠於璞未鑿於醇未漓渾渾一

脉匪且今且

繫先妣顧壯歲而嫠嫗育二雛遐日奮飛鄉如何
其逢天百罹其究如之何百福是釐

徵君吉甫玉爾溫如戀戀母慈兄弟于于和氣盈
門厥慶乃餘

鼻祖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

呼天孝子情迫也高祖篤孝母病祈以身代弗得
遂割股救母弟信亦割厥肱母食之過愈孝誠動
天也

兒呼天子天高弗聞母氏誠死我何用生

兒呼父子父不我應母生獲延遑恤我命

呼天二章章四句

萬石長者恤民也吾蘇賦於民重矣能不能償有
司誅求急曾祖長區賦三十餘年寧自受責不忍
鞭撻一人人亦不忍逋負之既歿如失慈母

縣官召翁汝督萬石汝辦弗前死不償責

翁退慰民汝勤罔佚樂輸奉公世忠於國

翁顰以泣汝勞實多輸租已畢室中嗚嗚

民各前喏儂忍累翁我儉我勤我聊自充

萬石四章章四句

烏婦孝事姑也大母病風痺善飯不能自食吾母
蒲伏哺之大母益充肥吾母抱扶不勝其重遺矢
則親滌除勞甚弗敢自愛也大母語不慧然德吾
母不忘每嘆曰吾命恃汝願天好還子孫多多孝
汝

老我齒齲兮我腹長鳴偃汝哺我兮死我復生
老我齒齲兮我胃長虛偃汝哺我兮我瘠而肥
人啞笑吾老兒呱呱我謂冢婦人中之烏
汝孝天知天胡然報之予叫天以祈曰有子如烏
曰有孫如烏曰孝且多

烏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王氏錢氏二譜附

高墟王氏族譜叙

校大母王淑人出自高墟以賢德來興吾家自信
義至於高墟數里而近逮今歲時往來猶之東西
隣也高墟之氓力耕而好酒其始戶口阜殷今耗
焉散矣校童子時識其處宦游而歸問其室廬皆
已易主惟王氏故居獨存然多以酒病暴死校乃
拊心歎曰吾蘇固彈丸地也而財賦上供居天下
少半民竭力且不支矧重之以酒禍邪其毋諉曰
大政使然矣大母有姪春每過余輒醉醉則大呼

曰若可爲我譜以毋忘吾姑校惟王氏得姓遠矣
則未知姬姓之王與媯姓之王與其居於吳則未
知晉東渡者與宋南渡者與文獻一無可徵所可
知者我 太祖再造華夏乃洪武三年智凱占籍
爲民越明年戶部家給一帖紙敝尚存後之人其
有興乎文獻之可徵莫大於是矣古者治道各從
其抵是故大司徒掌人民之版土地之圖我

太祖令民版籍爲定其政默與古合大司徒夫家
之法實寓教養其中智凱編戶時少未有室其父
福三無恙年猶未艾也有司者舍父而以其子母

乃以教化爲迂邪校今考論世次定以福三爲王
氏始祖且勸之以孝弟力田毋荒於酒申之以孝
弟之義曰哀哀父母至尊至親祖宗何人吾父所
自生昆弟何人吾父之所生族昆弟何人吾祖之
所生吾弗敬所尊自絕吾本根吾弗愛所親骨肉
塗之人一樹千百枝葉葉落歸根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按帖智凱父福三母闔逮事大母徐四口之家
不能十畝井地之法行福三當始受田至曾孫珪
爲餘夫生子乃別受田珪字廷佩校兒時及見王
太公長而髯偉如也取墻裏張生一子四女長女
爲吾大母外王父張仲侃魁傑人也竒愛吾大母
曰此女吾自主之一見吾大父謂有福德故以歸
於我大母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故施及其子孫
春嘗暴富有司攀爲糧長幾破其家禮不下庶人
小宗之法固通於民間也春爲繼祖之宗而其宗

之者鮮晁繼高祖之宗也而宗之者亦鮮古人有
言曰余寡兄弟而不忍也骨肉有幾其交相愛哉

題吳越錢氏世譜

會稽錢某氏吳越武肅王二十一世孫也視余以
文僖公所修太宗譜因流光譜而增述之者也文
僖而後則其子孫所續書然亦久廢莫之修矣武
肅暴貴傳國且百年唐衰而建邦宋興而納土大
有功德於生民異於夥涉之爲王沉沉者非神明
之胄詎克爾邪流光譜撰次世本起於帝軒轅氏
代相承也其道千古若今日事乃無復闕有間者
槩余所能知矣而某真爲武肅苗裔於越人戶知
之我太祖嘗錫其家以銀圖書曰忠孝子孫今

其寶藏惟謹天語褒嘉為龍為光逾於上世所受

玉冊矣

一作何啻九鼎大呂

某之父暉舉弘治己未進士以

文行知名恒緘一篋固甚病革屬其妻曰吾子克肖乃授之勿輕也其後某長矣請於母欲觀之其母賢母也曰而謂篋中有物乎而父好施而不輕取餅常無粟籩詎有金此必上世典籍也某固請之發篋乃流光大宗二譜也今兩浙之錢咸祖武肅相與通族然莫能通譜者多矣某問余譜法余嘉其孝行乃告以大義人本乎祖其初一身也分而千百其身骨肉同也古之人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聯其骨肉使毋散也夫譜何為也哉所以尊祖敬宗而大合族油然生其孝友之心也非以夸美於人也非吾祖宗也謂吾所自出也微而冒他人之顯者是棄吾祖宗也其不孝上通於天矣非吾祖宗之子孫也謂他人顯而強攀附他人亦謂吾顯推而附吾是誣吾祖宗也其不孝亦上通於天矣譜法無他信以傳信著以傳著而疑以闕疑其屬者乎有削而無筆

錢氏受姓考

錢氏受姓謂本諸彭祖帝軒轅之苗裔曰陸終世

爲火正有子六人後皆爲顯諸侯彭祖其三也此
錢氏所從出之祖也彭祖之苗裔曰孚仕周爲泉
府因官爲氏此錢氏所從受姓之祖也然莫知其
爲彭祖何別相傳在周之時而莫知在何王之世
矣譜稱孚親彭祖之二十八子蓋彭祖生陶唐以
前而孚生於周曠千有餘歲而父子相繼乎斯已
疏矣古者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泉府士也於法不
得賜氏豈自庶府登於大寮與或曰私氏也史不
云乎居官者長子孫因以爲氏今庫氏倉氏古倉
庫吏之後也泉譌而爲錢亦莫知何時錢讀若翦

田器也詩云庠乃錢鑄國語周景王鑄大錢則其
譌也久矣後世以錢代泉而全琮之後因居南陽
白水乃更其姓爲泉其質亂有如此者謂白水爲
泉此自漢以後語耳古未有之也或曰錢彭祖姓
也其名鏗或曰錢其名也後之人乃去竹而爲錢
夫錢俗書也古未之有也而古之人乃以爲姓若
名乎其下俚有如此者戰國有處士丹秦有御史
大夫產此錢氏之始著見於史者也產子孫居下
邳漢有廣陵守讓避王莽亂徙居烏程此錢氏始
遷江東之祖也其在六朝晉有青州刺史端宋有

太史令樂之然錢自得姓以來亦越至於武肅始
大著所謂龍虎變化不測魁傑人者非邪

世系

古武肅王化家爲國暨於忠懿王讓國以爲家余
謂某不宜混之於大宗譜某曰公有命我敢不從
雖然未知此若言何謂也曰君臣禮異然則若之
何曰周禮有之當奠其世系余讀太史公世表其
猶有三代譜歷之遺法乎師其意可也余遂言曰
大宗小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援以斷國論則是未
知大人世及以爲禮也正統旁支者天子諸侯之

禮也比而同之於有家則是使族人得以戚戚君
也雖然則又有難者某曰此若言又何謂也曰適
庶有定分吳越有國與五季相始終立子以賢不
以長其舉常在於支得毋紊正統乎若爲別之請
問曰貴命世治則定於立適世亂則擇而舉賢權
以達經者也變而不失其正國是以昌禮封君不
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其昆弟則臣之
矣雖適長也不得嗣爲君則固臣於今君矣其視
支庶均之爲別子也宜各爲圖附麗於後俾無干
國統

大宗譜

封建滅井地裂細人無世業以活其大人乎無世祿以養而宗嗣乃輟是故國無世臣家無禮俗玉澤易竭宋天子褒大忠懿王之烈與國同休世世官其子孫勿絕噫斯其世祿之遺意乎余語某繇忠懿王而下世系不可復列當爲大宗譜以合族之人如領斯裳挈其法取諸蘇氏而世自爲處也父子也別以著代也兄弟也合以連帶也其曰適子某庶子某者於禮未盡慝今更之曰繼子某庶子某別子爲祖大宗以繼別小宗以繼支葉語在

宗法中在古魯有展氏亦越有柳下氏晉有荀氏亦越有知氏亦越有輔氏皆支庶與爲大夫於別之中又自爲別者也忠懿之季惟演以文章爲翰林學士官至使相是爲文僖公仁宗降帝子嬪於文僖之孫景臻拜駙馬都尉生也封公死也封王於是大長公主老矣從高宗南渡賜第天台諸若此者在禮皆當尊而爲別或曰貴莫崇於王公胡以弗比古諸侯表其世系而乃下與卿大夫絜曰古今禮不相襲宋因唐制封建祗寄空名焉耳爵則有列土田實未有徹周禮內諸侯祿也外諸侯

嗣也匪真邦君族人其將為之服斬乎無亦主於齊衰三月是故事貴正名名必與實協

宗法

大宗小宗圖

大宗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

宗子統族人主始祖廟祭族人服之齊衰三月

小宗祖遷於上宗易於下五世親盡則遷

繼禰之小宗統其昆弟其相為服齊衰期年

繼祖之小宗統其從父昆弟其相為服大功九月

繼曾祖之小宗統其從祖昆弟其相為服小功五

月

繼高祖之小宗統其族昆弟其相為服總麻三月至玄孫之子親盡則遷

愚按古者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是故並建親賢爰有世臣舊族禮家所稱別子者公子不敢上禰先君自我作祖別於尊也始興者亦稱別子自今起家別於舊也別子立廟百世不遷謂之太祖其繼別子者世為大宗統治族人有君道焉為之服齊衰三月尊之如君也封建廢天下無世家矣而宗法亦因以亡合族群居勢當有所統壹古猶今也

禮可義起謂宜推本始祖一人世存墓祭放古之
別子其世適放古繼別之宗族人雖不敢爲服固
當以所事大宗者事之乃若今制有爵延及後嗣
者自當復古大宗之法

宗譜

宗社屋而華居胥爲夷矣我太祖肇立人極遺
民之子始免於腥羶余謂某宋旣隕姓錢亦踣氏
爾後不可爲大宗譜矣然則若何曰爲宗譜可也
而其法則取於歐陽氏繇高祖逮於玄孫每五世
則一更端也乃玄孫復爲高祖以各綴其所生而

禪於無窮期父子相仍兄弟聯次族之親疏咸在
也而無失其倫親屬有服者各相適也大宗小宗
隱隱其中形分而氣連末異而本同余語某聞汝
之先自台而遷其處者實惟大宗君道存焉上世
鐵券猶在也我太祖大封功臣嘗取以爲式某
今雖不敢以庶民爲君之服服之乃其祇事之禮
古今一也宜亟通譜歲恒徃來若也生不相聞死
不相弔愬如行路之人矣所貴乎故家者謂其能
惇孝弟也不邪謂其能崇禮讓也不邪然而弗大
合族則是弗敬宗也弗能敬宗則是弗尊祖也無

祖則是無天也水倍原而流竭木附榦而扶疏尚其念哉

五服圖

上殺

下殺

父斬衰三年

父為長子斬衰三年

母齊衰三年

庶子齊衰期

祖父母齊衰期

孫大功九月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

曾孫總麻三月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玄孫總麻三月

旁殺

昆弟齊衰期

昆弟之子齊衰期

從父昆弟大功九月

從祖昆弟小功五月

族昆弟總麻三月

世叔父母齊衰期

從祖父母小功五月

族祖父母總麻三月

從祖祖父母小功五月

族祖祖父母總麻三月

族曾祖父母總麻三月

從父昆弟之子小功五月

從祖昆弟之子總麻三月

從弟之孫小功五月

從父昆弟之孫總麻三月

昆弟之曾孫總麻三月

五世祖免爲親同姓

六世而親族始竭

父母至親也故喪三年至痛極也此喪禮之大綱
五服因是以生矣父母之於子其痛同而庶子以
尊加之故降而期則以降爲正服而長子三年爲
加隆焉耳以傳重也祖尊矣故自三年而期而孫
以尊加之則爲大功適子死則適孫爲祖承重三
年故於適孫加隆爲期也曾高祖尊同而恩殺矣
故不以大功小功服之而爲之齊衰則殺其數爲
三月也曾玄孫總同不可加其月數也此皆正統

之親也昆弟一體也自吾父而推故期從父昆弟
自吾祖而推故大功從祖昆弟自吾曾祖而推故
小功族昆弟自吾高祖而推故總也世叔父自吾
祖而推當大功矣以吾父一體則加隆而爲期其
報服與庶子同昆弟之子猶子也從祖父從祖祖
父自吾曾祖而推也故小功族祖父族祖祖父族
曾祖父皆自吾高祖而推也故總而報服同以旁
尊不可加之也此皆旁親也尊卑之體適庶之分
親疏遠近之等恩義曲盡矣

第宅志

作室以傳子孫古人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非邪然其興也廢也大命在天小命在人其永命存乎積德矣志第宅以毋忘祖宗之舊陳思王角吟云起家難難難保家難難難可以一咏三嘅其徙而之他者亦附見焉雖別散分離庶幾哉猶可復聚也

丘墓志

古者成氏之事陵爲之終志丘墓以系孝子慈孫之思嗟乎爾身何出祖考遺脉體魄攸藏其曷忍忘

科第表

古者鄉舉里選尚矣自有科舉也士始輕雖則云然士匪此則無以入仕顯親報君樹功揚名胥此塗出作科第表噫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後下自應不在此

恩澤表

宋以忠厚禮其大夫士大夫士亦忠厚以成風錢氏與宋一代相爲始終其受天寵至渥也當時見謂忠孝子孫作恩澤表以爲世勸其受恩於異代者悉書天寵一也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八

莊渠先生

卷八

